

教育部審定

中學校用

第四冊

共和國  
教科書

國文讀本評註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學校教科書 國文讀本評註第一冊

第一 漢高帝論 高帝姓劉名邦漢之高祖事詳史記及漢書高帝紀 ○論

之始至文家所謂論始於東方朔股非有先生論及各史志傳後繫之以論是也

周樹槐 字星叔清湖南長沙人嘉慶朝進士著有壯學齋文集十二卷

丁公為楚將。逐窘高帝彭城西。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為丁縣令楚令皆稱公故曰丁公逐窘者追及而窘追之也彭城地名今江蘇銅山

縣舊徐州府治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厄難也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殉。

曰。後世毋效丁公。壯學子別號曰。丁公死晚矣。然譎哉。高帝乎。譎詐也高帝曰。使項王

名羽。魯西楚霸王。與高帝爭天下者。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為項王臣不忠。引史記季布傳語謂丁公以私釋高帝不忠於羽也

○殺事然則為項王臣忠者。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項羽既敗高祖以季布匿者罪三族。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以上敘高帝斬丁公事。先下一層。然則

高帝曷為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季布爾矣。○挾高帝本心。然而丁公斬。季布終

赦者。季布數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為罪而逃之。布匿濮陽周氏。又偽賣於魯。朱家為奴。朱公言於滕公。得

朱家為奴。朱公言於滕公。得

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審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為德而謁之，則高帝之所甚恥也。取死在一推論高帝本心實證其誦字第二層正見教忠之說都僞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也哉。項伯羽之族人與張良有故鴻門本莊舞劍意在高帝項伯拔劍對舞翼蔽高帝事詳史記項羽本紀○以上尋出誦字證據是誦字第三層文筆極盤擊天矯

按唐皮襲美曾論丁公不當斬，清郭頻伽靈芬館集書後文已發此義，不知孰為後先，但雋快終遜此篇。

第二 海瑞論 海瑞字汝賢號剛峰明廣東瓊山人官應天巡撫有政聲卒謚忠介明史有傳

薛福成 字叔耘清江蘇無錫人曾充英法兩國使臣著有庸齋全集凡雜著文編十餘種光緒初卒

有明一代人才皆偏於剛者也。全○剛字是逮其末流厥病為客氣為沽名為黨同伐

異。指三者皆剛之弊蓋陰若夫居風氣之中不為末流。即依附者所驅也粹然貌一獨

葆。義同其天真者中葉以後。指明代吾未睹其人焉。以上明嘉靖年號隆慶

年號。問海忠介公瑞以忠直事君。瑞曾上疏諫齋醜語極切直世宗大怒連之下獄未幾世宗崩遇赦以果敢任

事。瑞巡撫應天劾墨吏考其事雖未協也。聖人之中揆也。其旨趣大抵任天而動。

表裏內外如一者也。有瑞下令。遇發凌厲。所謂瑞迂滯不行。然奸民乘機上告。託故家大姓。要

在任天而動。兩句。三弊。余嘗綜論古人而得四人焉。漢之汲黯。帝字長孺。武帝時。御史大夫。不

冠點警奏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之宋璟。字廣平。耿介有大節。遇事直言。不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其他直諫頗多。宋璟。字廣平。耿介有大節。遇事直言。不

並稱爲守法持正。比於房杜。宋之包拯。字希仁。廬陵人。仁宗時。知開封府。立朝剛

皆知其名。時人爲之諺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卒謚孝肅。明之海瑞。其剛氣勁節。彷彿相似。宋璟輔佐良時。謂

治元之規模遠矣。而其德氣之渾全。亦有非三子所能及者。汲黯包拯。則尙遭時差。此音

勝也。少隆行其所學。獨瑞遇非其主。世宗好齋醮。任嚴嵩爲相。忠諫獲罪。始終不撓。

子立孤行。無所依附。亦可謂豪傑之士矣。世宗以瑞疏爲詬詈。下獄。究主使者。何以

釋之。官大理。旋得巡撫。應天。仍以摧折奸豪爲顧。或者曰。瑞之撫吳。因新鄭高相薦

擢之恩。受其私屬。音竹。託也。爲摧折華亭徐氏。徐階也。按瑞嘗抗言。階實無能。不救。先帝

神仙士木之誤。及罷相。居里。因事按問。不少貸。或者之說。蓋本此。然史言高拱素銜

屬者。此恐出自當時怨嫉者之口。益不足爲瑞病。雖無能。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階

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駕犬搏噬。善類。若其鋤彊抑貴。不免過當。又或不審

事之本末而發之太驟此則剛者之過耳資民即指撫吳時事○以上或毀瑞不足

為瑞病言瑞之過易抑又聞之明代撫吳最著者前惟周文襄忱字恂如吉水人宣

德初夏原吉薦其有經世才巡撫江南創平米法修水利興工賑吳民大便後則忠介吳民尸祝即廟至今余論而斷之曰文襄才

優於德者也文襄多與創法度其功之濟民也遠忠介氣盛於才者也出勉強抑貴令

公直之其風之感民也深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云○以上

構局完善段落分明前後生發不窮最便初學

### 第三 士說

說之劉彥和文心雕龍著論說一篇但意近戰國游說士之言非

梅曾亮字伯言清江南上元人道光朝進士

求棟梁者必於木棟亦謂正梁梁橫持兩椽亦謂二梁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

皆水草竹箭竹之小者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言木亦難得真材然而求

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求○以上言木之道終不改士之

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

祖至漢唐作者所題雜說大抵寓言八九

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以上提出士字正面與木兩病根。兩比較折到患無士者之病根。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以上先解求木之道。應室不患無木一句為實中之主引起下文。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以上方係正面文字。抉出病根。語語有針對。

按前清廣開捐例、政以賄成、遂致用商賈負販、而國患無士、伯言先生蓋有為而言也、文分三層、(一)求材雖難、必求之木、(二)室不患無木、國獨患無士、

(三)用商賈負販、為無士之病根、

第四 原士

○原者溯其始之謂也。又攻源。徐語也。孟子曰。故源深而末流自廣。五原正徐語。其事務之本也。後人因倣為之。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稱隨園先生。清浙江錢塘人。乾隆朝進士。官上元知縣。罷官。即隱隨園。著有隨園詩文集等十餘種。

士少則天下治。○士少二字是全篇柱義。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

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以上言農工商能養士。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謂功效非在朝夕間。而其果志仁義與否。

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志無速效。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

者。非公卿大夫。古者一等爵曰公。天子諸侯之執政大臣皆稱卿。其下為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為。惟其將為

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此少字當作缺字解。正不可多。

當以上言士。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

此多字當作解鍊字。古者黨有庠。五百家為黨。其設學曰庠。家有塾。家學曰塾。國有學。即大學。春夏學詩書。秋冬

學羽。樂舞所執之器。樂器形如笛而短小。上四句引禮記。又有三物。行六德。六行

孀友睦。六藝。禮樂射。數之名。司徒文。大。又有移郊。邑外曰郊。移遂。曰遂。外東寄。曰寄。西棘。曰棘。

之法。引禮記。王制。文謂不。率教者。逐之遠方也。天下之人。知士如此。其難為也。為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

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變化貨財所產之地也。尚書益。稷云。懸運有無。化居。以事

其上。上即指士之為公卿大夫者。而僥倖。苟冒士名。與逸游者。不勤所學。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

易厚。而用之易當也。以上言教士用士之本。意引三代以上事為證。今則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

廢。漢唐以後。士不盡出於學校。明清以來。所謂書院者。直考校文學而已。故云。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指科舉取士而言。讀

四子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子書。習一經。經指易詩書春秋禮記而言。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

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為公卿大夫。千室之邑。大邑也。儒衣冠者數

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之人見士如此，其易為也。為公卿大夫如此，其不難也。上難與

為不有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為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為士矣。指從前游惰

商之勞而捐賞既為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四體手足也。不分，言不辨五穀而

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不疑，以為勝任。冀而不得轉生嫉妒，因人賢於己，而

妒造謗誹。毀壞他人名譽。而怨上。指取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為天下本無士，制專

之主所得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其勢不分。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

而有士如無士也。括近世事實語語洞達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謂

限一格而必天之生材，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筆作繼。如一五金然，皆適於

用。合沙礫。石之細碎者細粒。沙成塊曰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之。漉去。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意仍

以多少發正而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饒倖進取。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

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為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

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相承。謂所取皆非。而賢乃愈遺。側重嚴取，一全

方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也。漢墓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

盛也。爲多少字作餘波。○以上予閱也。憂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正結作意。

右與上篇俱就近世士習立說。一則國患無士。一則閱士之太多。其微意正足

爲現世鑒戒。上篇以峭潔波折勝。此篇以清利透達勝。

### 第五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藺相如戰國時趙人。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問相如。相如謂秦以

城求璧。不許。曲在我。璧與而城不出。曲在秦。臣請往。不得秦城。請於璧歸趙。至秦。昭王無償。城意相如乃遣使者懷璧歸趙。而身待秦命於

秦。秦王卒賢相如。庭而歸之。

王世貞字元美。明太倉人。萬曆間官南京。利部尚書。號鳳洲。又號

州山人。四部稿等書。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以上斷定翻案文。妙夫秦以十五城之

空名詐趙而脅也。強取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謂秦昭王乃真情。秦

已爲後幅。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一句張本。趙得其情則弗予。與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足見相如之窺測秦王。實蹈危險之地。

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相如所論曲直全在勢利上著想。故此文以畏字點睛。實爲完

壁前提看透此層。免得往返多事。相如獨不致說。出或者欲小試其技。不肯省事也。奈之何。既畏而復挑也。撥動其怒也。駁難第

一層是完壁前段事。本可不與壁何勞復言完。且夫秦欲壁。趙弗予壁。兩無所曲直也。入壁而秦弗予城。曲

在秦。秦出城而壁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壁。畏棄壁。則莫如弗予。駁難第

二層是就曲直上說。足見相如所即曲直。尙非正當之理由。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周禮大行人別九

亦借擬齋而受壁。相如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

從之。秦王其勢不得不予城。壁入而城弗予。假設相如則前請曰。語代答臣固知大王

之弗予城也。夫壁非趙壁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壁故而亡其十五城。十

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莽。喻輕賤也。大王弗予城而給也。趙壁以一

壁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代答語秦王未必不返壁也。

今奈何使舍人也。從官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秦王既從相如言。齋五日。相如度秦王

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此時璧未出。不能必秦之不與城。故曰是時秦意未欲

與趙絕耳。此語是全篇之腦。相如之所僥倖者亦在此。令秦王怒而繆相如於市。武安君將秦

白起封十萬眾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

武安君之獲全於璧也天也故歸之於天應未敢以爲信一語章法相如以儼倖獲全

若其勁也直澠池秦使使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相如趙王鼓瑟

相如亦曰秦王善爲秦擊請奉盆罈相如亦怒不許相如跪請曰五步之內柔使之廉

頗曰相如在廉頗右頗不服欲攻之相如常引車避匿稱病不朝諸從者恥之相如

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故吾先國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

趙者天固曲全之哉○以上引二事作

### 第六

### 焚書辨

秦始皇三十四年下焚書令○此論辨類之一體義主於反

用此體若楚辭之九辨名雖同而實則異矣

### 劉大櫛

字耕南號海峯清安徽桐城人方望溪極譽之官黟縣教諭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以上斷定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

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非如言耳之能食何異愚以爲書之亡在楚漢之

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所謂讀上書得問疑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

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秦丞相主張焚書者而在於項籍。見第一注及其亡也不由於秦皇帝而由於蕭何。漢相先斷定項籍蕭何然

後發何則。博士學淳于越人姓名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爲枝輔。如木之枝也下其

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也。釋述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諸家所著述之

語。其法至偶。對相語詩書者棄市。刑於市而吏吏見知不舉。告發也則與之同罪。此段所引見史記秦

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噫亦烈也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故曰非博

士官所職。悉詣也。至守尉。始皇并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守尉治郡尉佐守典武職里卒雜燒之。二句即焚書令語然則博

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此係絕大證據。足見秦時之書並未全焚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始皇少子名嬰

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此段所引見史記項羽本紀及始皇本紀而後唐虞三代夏商周也之

淫制。古先聖人孟指孔之微言。精微之言乃始蕩爲灰燼。漸消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

咸陽都之未屠。大殺戮也。意指沛公入關時也。沛公用張良計。襲攻武關。破之。遂先諸侯至霸上。或說沛公使兵守函谷關。無納請侯軍項羽至。大怒。攻

破之沛公與羽會於鴻門。亞父范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遂西屠咸陽。所過無不殘破。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

非李斯之罪。實項籍之罪也。以上發揮項籍之罪。是焚書平反案第一證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

以蕭何爲第一

蕭何封鄜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顯反居臣

者人也今諸君功狗耳何則功人也及論位次或以平陽侯曹參當第一謂內侯郭君進曰上與楚相距五歲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漢與楚相守傑關何轉漕給食

不絕上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

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

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

不少矣雖然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

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丞相及御史府中也律令法律也圖書地圖書籍之類漢

以故具知天下之扼塞扼塞之要處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史記世家及漢書本傳俱同然蕭何於秦

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如綫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

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猶言計畫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此

敗斷定蕭何不收六經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屋舍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墍塗塗也以

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鬻也而有之者又取其瓦壁屋瓦之仰蓋者亦曰瓦溝以

去而遺其棟梁風雨之所漂搖動而不固蟲蟻之所剝也落也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

以爲薪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奈何鬻而有之者顧遺其棟樑而不知惜也○此段推開取譬絕好借鏡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

高祖入關首除秦苛法而禮樂法度則一遵守也秦故未嘗稍變史記禮書云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

製秦故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惟知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

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上應所以終不復去見歟○此段引漢與禮樂法度爲證知全不與六經相合嗚呼

方沛公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也時刻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士官所職

尚無恙也無害當是時固舉九鼎三代之傳國器也極言其重之重而繫之一髮極言其危哉且夫音聖

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

收而藏之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爲蕭何設身處地逼進一層嗚呼彼蕭何者眞所謂刀筆之吏

矣史記世家贊云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借此結斷全篇俱震用筆爽

有神○以上駁揮蕭何之罪是焚書平反案第二證兩證相較羽輕而何重故結

右二篇俱翻案文字獨抒己見不肯人云亦云最足發展初學文思

### 第七 雜說

錄三首之二○此種文選心抒寫多寓言之類韓退之最工

### 吳敏樹

字南屏，清湖南巴陵人。咸豐間官陽縣訓導。著有梓湖文集十二卷。

藥治病之物。論之藥。古以草木蟲石。故為五藥。

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此市字作者。

常以偽亂真。○偽真二字。通篇柱。又藥所名產。有地名之。其人多糞種。糞壅而非。

於山以售。故藥弗得良。而人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

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醫書名。神農所著。者以治疾。尤有奇效。○以上言藥之真偽。名

致。凡生藥而真。足見純盜虛聲之士。絕無真才實用。敘事錯落。有客有謂吳子曰。甚哉

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惟無名

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偽之矣。嗟夫。藥不可得

良也。而惟無名者之求。則神農嘗百草以辨性。為醫之祖。俗稱藥王。黃帝著內經。素問。靈樞。等醫家宗之。以來採藥

之教。非與○以上推進一層。借問答以窮其義。言所以為生藥草藥者。惟其無名耳。

名者為真才。又非正理。故以慨歎。語作結。妙在不說。然則煙波無際。

余曩歸自都下。雇羸同驪。雜馬也。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車前曲木。以衡駕馬。羸弗良。將不利

不。便。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上聲。勉也。取道也。其人曰。是好去聲。憚也。艱難也。吾以形

相觀其狀。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阪。同坂。坡也。俗言斜坡。羸遽伏地。馭

者駕馬也。痛鞭盡力之。幾近也。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羸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

羸又然。不肯行也。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以上言羸有劣性。不堪駕馭。出自天然。惟相馬者能知之。亦屬喻意。如不肯子弟。

然余所過阪非峻。高也。險也。雨驟急也。未濇。泥汚難行也。而羸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

取苦。自取痛苦甚矣。骨子弟處。順履安。何苦自甘賤辱。

### 第八 說釣

○文體即雜說類

#### 吳敏樹

見第七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以上提出釣字。敘事起。當初夏中秋之月。早

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浮波之狀也。疾理竿絲。釣魚之具。持籃盛魚之器。而往。至平

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魚食餌。誘魚之物。鈎置於鈎而下之。蹲踞也而視其浮子。釣絲之半

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鈎。思其動而掣之。掣。牽也。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不動也。則徐

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放眼也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

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

異。掣之得鯽。魚名。形似鯉。長者尺許。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候也。

也。注意以取之。有頃也。乃一得。率大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

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耕田人。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去聲。慰之。

也。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詣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

魚與午前比。簡敘法。若每。次詳敘則拙矣。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入聲。頻也。往焉。是更一簡

法敘。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

致以上歷敘釣事。繁簡有法。筆。致鬆秀。可玩。末一句開出議論。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

哉。其始之就試有司。言試於府。應州縣。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條條比附。情景都切。其數入聲。試而

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言補博士。弟子員。鄉舉言舉。孝廉。也是得魚小小者

也。若其進於禮部。會試。吏於天官。謂由吏部銓選。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入聲。釣而又未能有之

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官爵。遞高。得之後有得焉。升遷。調降。勞神僥倖之門。千。調。辛苦。風塵之

路。走。奔。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

得耶。以上出科第官祿與釣事相較。比附逼真。然而一夫釣適事。治情也。隱者之

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非人生利所存。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以上仍就釣事結論。舍彼就此。則名教

### 第九

觀漁

釣以竿絲。漁則以網。○文體亦雜說也。

梅曾亮見第三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繫也。結也。之網之緣邊也。周也。出水可寸許。緣愈狹四周也。魚之

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經過網之邊也。而見之○以上敘觀

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為得耶。躍者獲生。自謂得計。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

者。不自咎也。自責也。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以上因一己之

之柄者。忽然行所無事。而營營以求趨避。徒自負其愚拙耳。嗟夫。人知魚無所逃

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魚躍不能出池外。則不能脫網之

之躍。一句妙在音在絃外。含蓄不盡。喚醒愚得愚失。迷夢不少。取神於莊子濠濮之說。而反其意。

右二篇用意相似。一就釣者得魚言。為弋名利者痛下鍼砭。一就被漁之魚言。

為趨吉避凶者當頭棒喝。喻意明顯。旨趣盎然。諷詠之下。自能得其神理。

# 第十 漁父

○捕魚者之稱。父同甫。體爲五言古詩。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淵自號青門老圃清康熙時江蘇武進人著有青門龍橋

東湖有漁父艇也。小舟也。倚清溪瀨。水濱淺處也。垂竿秋雨中。權進舟旁撥水之具所以與棹同。歌倚櫂。

夕陽外。一片曠達已在言外。境。九月蘆花白。西風鯉魚大。釣亦未必得。得亦未必賣。

按此用瑯琊王方平語。方平愛居越中蘭風山垂釣。人間賣魚否。方平曰。釣亦不得。得亦賣。扣同叩之。默無言。鼓枻。俗謂之行舟具。即動搖之意。悠然邁。邁行也。趣其曠達傲世之情。令人神往。

此詩用筆曠達閒適。足以展拓前二篇之意境。而忘其得失計較。詩歌之所以能陶寫性靈。卽在此。

## 第十一 遊小盤谷記

唐韓愈有送李愿歸盤谷序。盤谷之名舊矣。故曰小盤谷。此爲雜識其義一也。古文如考工記一類。

梅曾亮見第三

江寧府今改縣屬江蘇省。城其西北包廬龍山而止。山在前。上元縣西北二十里。西臨大江。明祖曾建閣。樓於其巔。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前故作疑陣。皆大竹蔽天。多歧分枝路。曲折。

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因有犬聲。知必去。人家不遠也。熟五斗米頃。計其時。可熱五斗米。行

抵寺。曰歸雲堂。寺名。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種植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墜同

也。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地勢高下不平也。其狀若仰大盂。孟。孟盛飲食之器。仰大盂者。四周高聳而中

空。低平也。極空響內貯。蓄也。警欬。嗽聲也。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即空響之常滿。四

狀物精細。淵水積焉。盡山麓。山足也。而止。以上正寫小盤谷中。實景妙在無意得之。由寺北行至盧龍山。

其中阬。音岡。阜也。谷窪。音低。隆突。音高。若井竈齧齧。齧。根上也。肉也。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

庵。茅屋也。七十二團瓢。小茅屋也。音飄。皆當其地。谷之觀筆。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

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動搖也。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景妙

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以上本屬餘情。剩景抒寫逸趣。乃偏說於高處。一畧中。信其所

猶如同遊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以上叙

### 第十二 病說

雜說也。文體亦龍啓瑞。字翰臣。號輯五。廣西臨桂人。清道光時官江西布政使。著有經德堂文集十四卷。

客有患鬱湮。不舒適也。湮。同埋塞也。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呆坐貌。而坐。偃然而息。

日飯三飮。同釜也。熱也。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

圍。圍，廁所也。言腹瀉常至廁所也。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輟罷也。吾業以治之。則

疾益以劇。甚也。以上敘客疾因輟業而轉劇。龍子喟然歎曰：吁！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

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為患也。而豐而此而字作爾食焉，而華而色焉。言食仍豐

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為患也。而豐而此而字作爾食焉，而華而色焉。言食仍豐

形熒也。感也。而心終日博博。音圓。若大難擊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敝也。疾何與預焉？以

而上先釋客之非甚有病夫萬物生於神。猶言精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神王讀去聲則昌。

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猶言飲酒之夫，臥之顛崖山之削而下者，之側而不墮落也者，其神

全也。嬖媿音衣，媿，人始生也。之子，遇猛虎，則折三尺之莖草莖也，以毆扑也之，虎猶不害。何則？心

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害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為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

也。以上推言病根所在，取譬於醉人，子情理確切，憂者一語，如頰上添毫，正面文字至此始足。子盍朝作而于行，夜瞑閉目而

遽遽。自得無懷也，無惟也。思也。以寧安子居，疾其庶有瘳也。疾愈也。乎？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

日試之，其病良已。果愈也。以上語以療疾之方，而疾果愈，是篇蓋國人之無疾而呻者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亦可以為謀國者警。

第十三名二子說

此文體為解釋義。而曰說者。說文云。說。釋也。凡說人。作名。某說字。某說皆是也。蓋解釋命名之義。而說以。詔之也。此體蘇氏父子為長。老蘇又有仲兄文甫說。

蘇洵 字允明。號老泉。宋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仁宗嘉祐間與二子軾、頤俱至京師。歐陽修得公所著樞書。

論衡二十篇上之。除校書郎。文名滿天下。一蘇時。學者以其父子俱知名。稱三蘇。而以公為老蘇。

輪車轉也。有輻而輻。輻於轂下入於軻者。蓋以禦雨蔽日者。軫。車後橫木也。以故先提者皆有職乎車。可者皆有專職。車不得四者則不軾。車前橫木有所獨若無。出四者。皆無職乎車。可者皆有專職。車不得四者則不軾。車前橫木有所獨若無。

所為者。軾。車亦無足重輕。蓋無。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始得完備。軾乎。此命長子之名而呼之。父名。吾懼汝之不外飾也。直易與世忤。故勉之。以外飾。○性剛。子語氣也。軾字子瞻。即東坡。直易與世忤。故勉之。以外飾。○性剛。

上名。天下之車莫不由軾。述也。車輪所碾之迹也。即車所由之軾迹也。故軾字名曰軾。而言車之功。轍不與音預焉。轍。車不過車輪所碾之迹。雖然。轉車仆馬斃。股有覆於。壞馬。驟而殫斃。折而患不及軾。不及於軾。是軾者。禍福之閒。不軾。則禍福兩無。所亦。輿。所謂明哲保。轍乎。轍。字子由。即頤。吾知免矣。謂免於禍福之門也。子由為人和易。以上名。轍。兩段。靈。靈。短。輻。而意味含蓄。不盡。短。

輿。所謂明哲保。轍乎。轍。字子由。即頤。吾知免矣。謂免於禍福之門也。子由為人和易。輻。而意味含蓄。不盡。短。

# 第十四 李氏山房藏書記

事見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嘉祐間人官翰林學士兵部尚

書謚文忠與父洵弟轍並以文學著名世人號爲三蘇  
近有蘇文忠公集又合刻三蘇集  
人翻刻明成化本東坡七集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适於用徒供陳飾玩金石草

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

之則竭則必野泐亦弊也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

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之智語本此各隨其

分去聲方視乎其分量也得益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古者史官居

爲多書官無刊印流傳惟史韓宣子春秋時晉大夫名起適魯聘於

春秋周公繫易故易傳於魯季札吳公聘於上國魯衛等爲上國

風雅頌樂見左傳魯觀而楚獨有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倚相楚靈王時能讀三墳

五典之書八索之說九丘之志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

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指古人親力行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

立說者日益多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紙由竹編織帛而至楮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

益以苟簡何哉易而學反有精麗之不同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年去聲時

欲求史記所著漢書班固所著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抄寫日夜讀誦惟恐不

及宋初刊板流傳不廣故多鈔寫近歲市人轉相摹刻刊印之法肇隨行唐漸多諸子百家之書日傳

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擊去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五倍於昔人而後生科舉

宋時以經義詩賦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信口無根無根據則此又何也以上更

變遷為證而書與學余友李公擇名常建昌人皇祐間舉進士熙寧中為右正言官

留書于山房中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峯一名匡廬山有五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擢即

仕也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

探其源譬之行水采剝其華實而咀嚙口飲其膏味譬之植物取此華以為己有發

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謂已擢而書固自如也有力未嘗少損應用之

之不將以遺來者後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起回是以不藏於家

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提出山房藏書主此仁者之心也。贊語精確現世界提倡

者不謂公擇已有是事蘇長公已發是言○以上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

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按此時公常在黃州年譜

山有黃州量移汝州始游廬山一首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同以自補庶有益乎

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回應第二三段而

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法○以上敘明作記緣由又現身說

此篇勉勵學者文法又謹嚴完密最合教科

第十五 范增論增秦居集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為亞父

蘇軾見第十四

漢用陳平計間聲去蒗楚君臣。直楚國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問計於陳平平日彼項王

乃出金四萬斤予平平乃遣人宣言亞父鍾離昧等功雖多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

漢為一滅項氏而分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進見楚使陽鬱曰

擊下滎陽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注一見疽生於關節深陷之處發背死蘇子曰增

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略以已上敘增受禍之由然則當以何事去

增勸羽殺沛公即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

當於是去耶一故問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謂臣之本分羽之不殺猶有人君

之度也謂不乘人之危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同機其神乎見繫辭上詩曰相去聲彼雨聲去

也降雪先集維霰有類者二句見小雅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義帝以宋義

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安進項羽諫不聽飲酒高會項羽曰國兵新破王

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

之臣因晨朝即帳中斬之皆懼服莫敢枝梧陳涉卒起兵成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

陳涉起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范增說項梁曰

欲也按項燕故楚將扶蘇始皇長子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也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爲楚懷王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

擊殺義帝高帝用三老董公言爲之發喪討羽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見上懷義

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

待陳平哉。言不待平。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喻意。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正意。

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去之策。尋出證據。筆意整暇。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

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懷王諸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諸所過無

者。可遣卒不許。識卿子冠軍於稠衆之中。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

項羽而遣沛公。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矯命。謂假托也。殺卿子冠軍。見上。羽殺

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見上。注。父。立

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坐實增必以此。啓羽之猜疑。夫豈獨非其意將必

力爭而不聽也。言不但腹誹且必諍諫。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言指力爭所羽之疑

增必自是始矣。帝即疑增之本義。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並也。肩而事義帝。君

臣之分。去聲。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謂羽矯。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剛決

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注。見題。合則留。不合則去。何懋富貴。不以此時明去就之

分。去聲。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言增有曲。就上。既增於羽。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高帝患楚得增。故增不去。項羽不亡。榮陽之役。增主急。嗚呼。增亦人傑也哉。後傑中之

用陳平計。反問之。

以上又揭增作  
結靈活異常

# 第十六 范增論上

○原文本分上下二篇今錄其一

## 管同

舉字異之清江南上元人道光朝  
舉人著有因寄軒文集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為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之作義帝之臣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以上立翻案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

猶奇貨也秦子曰此奇貨可居言可借此獲利也及其事羽而事且垂成其視帝也

猶贅疣也身之多肉曰贅疣言無用而取厭之物也增且不樂有帝人句應項氏私夫何有於弑兆而去之

○以上申說增之本相駁得蘇說直如夢話文真辨才無礙

為失計之尤者矣帝○此似餘義而實正文因蘇說以義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強國富

之疆兵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為率皆殃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扑以鞭笞天下

鞭擊人之具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書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繼不聞彎弓也射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以恩義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為無

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即用范增語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秦誘懷王為好會而

咎其君拒屈平之讜直言。聽子蘭懷王幼子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

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以上言立楚後之無理且駁楚人憐之說解釋盡誤此失計之根且夫楚固列國。

非天下之共主。與周為天子異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項氏本在此則立楚之後僅足以。

收其故族。楚之舊族之心鼓振之動也。其遺民之痛。即就范增言充其量効力不過如此而所謂燕齊韓趙。

宋衛中山。此七國即當時著者宋衛中山魏之變稱者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為謀於。

是乎。逆於理也矣。增計更與項氏左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歟。

一○又搜曰。此非為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見前吳廣字叔陽夏人與涉同起大人。

鄉澤詐稱扶蘇與項燕。見前燕固楚將。而扶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

所樂。音洛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涉少時嘗與人傭耕。暇耕之隴上。懼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揭竿時。斬木為

兵揭竿為旗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言從者之速也。贏。擔負。糧而景影。從。如影之相隨也。遂並起

而亡秦族。言涉廣一動。六國後盡起。楚漢卒滅秦。終言之也。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為變則從之。而豈問。

其借名之何若哉。言借名並非善策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其名甚正。論而必借助於無足。

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弒之名。既立之為君。則自處於臣。職又欲除之。非篡弒而何。而使天下得以藉口。三如

老董公勸漢高祖爲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義帝發喪之類是也。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總駁蘇說一句作結。○以上甚言立義帝非計。精卓處直過長公。一結尤壓倒前作。

右係辨難翻案文字。取兩篇比而觀之。最足開濬學者思路。

### 第十七 送東陽馬生序

東陽今浙江東陽縣。○此贈序體也。或以爲與序賦體一致。姚惜抱氏始分之。蓋取古人臨別

以贈言之義。實與序述用意。以冠篇首之體不同也。

宋 濂 字景濂。明浙江金華浦江人。元萬授翰林編修。不就。明太祖取婺州。徵爲儒學提舉。尋遷翰林學士。正德間。追諡文憲。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謂鈔也。計日以還。

期限。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動不活也。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期限。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動不活也。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期限。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動不活也。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

是人多以書借余。余因得遍觀羣書。嗜學之切。是第一層。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

患無碩師。名師。大德。師。名。人。著名。人物。與游。嘗趨走百里外。從鄉之先達。進前輩。執經叩問。先達

德隆望尊。名望。重。門人弟子。生。即學。填。其室。未嘗稍降也。辭色。不肯稍下也。余立侍。側

左右。援疑。義。質理。道。實。問。俯身也。傾耳也。以請。或遇其叱咄。斥聲也。色愈恭。禮

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報復。俟其忻悅也。歡喜。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開學

忍辱耐苦是第二層師之當余之從師也。負篋大曰箱小曰篋曳屣履也行深山巨谷中窮寒冷

也。烈風狂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凍瘡裂破裂而不知至舍學舍四肢手足僵勁凍直不能

不能動。媵人僕役持湯沃灌取煖以衾擁覆蓋被久而乃和久之血脈始得和通寓逆旅主人

即如今之寄宿寓所。日再食一日二餐無鮮肥謂魚肉類滋味之享。同舍生即同學皆被綺繡絲織華美

戴朱纓朱色纓寶飾寶石之帽。腰懸於白玉之環。左佩物也刀。右佩容臭芬芳可飾容

內則燁然光顯若神人。余則緼袍絮袍敝衣破衣處其間略無猶言慕豔羨慕意以

中也。有足樂我心有真樂者不知口滋味鮮肥體應飾之衣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

若此。外以上言勤且艱今雖耄老未有所成此係謙詞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

之寵光言接天子之寵也綴連公卿之後。日侍坐坐天子側備顧問備天子顧問而問問之也四海亦

謬稱其氏名海內皆知姓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以上言己之際今諸生學於太

學即京師監國子監縣官謂公家也日有廩稍即給斗升之祿也之供給父母歲有裘冬衣葛

夏衣之遺去聲與無凍餒餓也之患矣三層以上反凍餓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

之勞矣第三層以上反奔走求師有司業國子監官名博士國子監官名為之師未有問而

不告求而不得者也。○一層以上反應。二層之求師。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

諸人而後見也。○第一層求書。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此一則心不

若余之專耳。○此一豈他人之過哉。○以上反應已。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

流輩。○謂學友。甚稱其賢。余朝京師，○時濂已以歲時朝請至京師。生以鄉人子，○同鄉輩。謁見余。

譔長書，○一作長書。以為贄。○進見之禮物。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彘。○顏色安夷也。自謂用心

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以上落到題面。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

以告之。○為前幅文字點睛。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誇也。○張大。際遇之盛而驕鄉

人者，豈知余者哉。○以上重言申明作序本情，表出一片熱誠，遂覺際遇一段非若小儒徒誇稽古之榮者可比。是文家善於落墨處。

右一篇情詞懇摯，反正分明，極易尋其涂逕。

### 第十八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詔不從，殺之子孫，誅戮殆盡。久而弛禁，餘見篇中。○此即書與後體序狀類之一也。謂之題者，蓋取審諦之義。義見釋名。今或與後

互書後

### 王世貞注見五

建文明太祖孫惠帝年號成祖篡立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謂赴義而死也者莫如天台山名古稱

方先生孝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即今寧海縣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事見題注先生歿三十餘年

約當宣宗年間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其始因成祖禁令不敢道姓名又五十年約當憲宗年間而天下乃敢誦

其言傳其述又百年約當神宗萬曆時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謂其子孫而為之記者以

上敘述方先生蒙難絕嗣始末層次并非可觀蓋先生在圍城時南京未破以前則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余姓友若

伍胥之託王孫於鮑者伍子胥知吳王夫差將亡使於齊王孫氏遂冒余姓即從其友之姓避當世禁捕也

其後人今為南昌即江西府司訓官學有聲有名先生之鄉人葉君刺訪探得其狀欲為置

田宅代出資購要求請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奉祀也其書與記甚詳即與司訓

姓事始末等也○嗚呼先生方駕格澤星名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見史記天

驂故主為建文帝驂乘也而賓於帝所帝之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言正氣勃於宇宙間世

之日星先生之名蘇文云在天為日星是也而金石其言如金石久遠者耿然也明光若

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以上言先生並不因第以一時萬

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萬乘之尊指成

復姓事。忽推想君主之威。不能過千秋公論。慨嘆。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編輯遺事。

又能推其別居。讓其他所。為文信公祠。宋文天祥殉義於元。燕京柴市。天祥曾令得。

及事先生。及假令葉秀才得。庶幾哉。趙朔。春秋時晉人。為屠岸賈所殺。後立為鄉相焉。

李固。東漢官太尉。梁冀誣殺之。子雙始。幼因姊託。門生王成。匿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舉。以上敘葉君之好義。舉。趙李客贊歎作結。

### 第十九 題元祐黨碑

得碑為宋徽宗崇寧元年。蔡京與其客強凌明葉夢。

至百二十人名刊於石。謂之姦黨。又令各州縣俱立黨人碑。○體與上同。

### 倪元璐

字玉汝。明崇禎初。上虞人。在東林黨中。雅負時望。自。

成破京師。遂殉焉。諡文正。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徽宗以慧星之變。避殿損膳。時劉遠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

稱建中靖國者。止一年。是年因會布。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也。心敬寶錄。道家秘書。

宣和間。有上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黃徽宗從劉遠言。夜半遣。

此日。京始見之。乃作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下一冷敘語。筆之端。搖曳而。

神諸賢自涑水謂司馬光學陝州夏縣人居眉謂蘇軾四川眉州人山居近峨眉故稱眉山數十公外

有宰執有文彥博呂公著等待制以上官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史官不盡不賴此碑

何由知其姓名哉即根後人欲不毀句故知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謂與黨

死不願利害也小人之謀指蔡京等無往不福君子也偏激而精刻可誦且足以鼓舞為善

之心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京自書茲黨為大碑頌於郡縣令監司長吏靡皆刻石長安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今披此籍覺諸賢

位中赫然也儼然有安民在按碑中無安民名此云儼然而止雅潔無倫

右二篇皆注重身後之名令人油然而高山景行之感於人心公理尤三致意焉

焉

### 第二十一 大鐵椎傳

椎直道切鎗擊具也○此傳狀體也凡名公鉅卿其傳自在史館而姦則文人學士所欲表章者類皆潛德幽

光足資考鏡且多後偉可喜者焉

### 魏

禧字冰叔一字善伯一號裕齋明季江都人與兄際瑞

文學名時人稱寧都三魏莊烈帝死社稷教授肆力古文喜談兵不果乃棄人諸生服避亂翠微峰隱居教授肆力古文喜談

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文其爲文主識議淺厲雄傑年四十四游涉江踰淮至吳越交結天下士年五十七卒著左傳經世等書有叔子文集與伯子季子合刻曰甯都三魏集

庚戌按係康熙九年十一月予自廣陵州即揚州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

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謂據左氏傳中因問數類入聲也游南北逢異人乎子

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也此小序或稱引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古郡名明成祖始定都即今北京陳子燦省兄湖南省名與遇宋將軍家

宋懷慶今河南河內縣舊懷慶府青華鎮今河內縣北清化鎮人工技擊使器械積機關以立政

守之法勝見漢志注七省意指直隸山東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

然則將軍非官爵也徒黨之私謚耳○以上先敘宋將軍宋弟子高姓信之名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上聲年

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史記時座上有健啖食量甚客貌甚寢醜陋右脅

肋間也與胸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向人拱不暫去無暫時柄鐵摺疊環複

其柄可擗疊狀如鎖上練與鐵鎖上之引之長丈許取其環覆一丈左右也與人罕也

言語語類也楚聲湖北湖南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以上敘大鐵椎既同寢夜半

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逾語畢而其人已不見也。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

不冠。首無冠。不襪。足無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

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北地謂煖炕曰炕。煖來去絕迹。寫得愈奇。以上敘大鐵

至是第二層兀之。維莽莽突兀之至是第二層兀之。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國策似

軍疆強也。勉。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盜名。燕齊之間。走馬劫人者曰響馬。物不順者其令。輒擊殺

之。衆魁請長其羣。請彼為響馬之首領。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

我決鬪。言一兩相戰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不使往。賊能

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言欲保護他人則不能暢所欲言。宋將軍故自負。自命不凡。且欲觀客所為。

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築土為小城。上曰。但觀之。慎弗聲。

勿出聲。令賊知汝也。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空闊之野。夜景森然。百步見人。客馳下。疾奔而下。吹

響策。箭管也。捲蘆葉為頭。載竹為管。胡人之樂也。數聲。頃之。賊馬盜。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

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奔向客。曰。奈何殺吾兄。蓋此盜之兄必前為客所殺者。言未畢。客

呼曰。椎賊應聲落馬。已為椎所擊。言其神速也。馬首盡裂。被擊破。衆賊環而進。客從容。從音衝。從容不迫也。

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止。也。息。入。者。也。觀。之。股。栗。戰。栗。

欲。墮。音。幾。自。空。堡。上。跌。下。也。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駛。如。黑。煙。

之。滾。也。去。句。及。辭。去。事。是。第。三。層。後。遂。不。復。至。從。桃。花。源。記。脫。胎。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後。遂。不。復。至。椎。秦。皇。帝。博。浪。沙。中。

博。浪。今。河。南。陽。武。縣。南。有。博。浪。古。城。蓋。河。濱。沙。地。也。大。鐵。椎。其。人。歟。天生。異。

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大。鐵。椎。其。人。歟。天生。異。

共。十。卷。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水。等。直。士。若。陳。東。歐。陽。激。等。俠。士。若。王。友。等。義。勇。若。孫。韓。

葛。進。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葛。進。等。而。言。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歟。

抑。用。之。自。有。時。與。天。生。異。人。句。應。上。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當。年。三。十。然。

則。大。鐵。椎。今。四。十。耳。盛。言。正。當。壯。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於。市。帖。子。甚。工。楷。書。

體。字。也。餘。文。韻。絕。論。贊。中。往。往。舉。其。人。一。二。軼。事。點。綴。生。姿。最。

### 第二十一 秦士錄

錄。元。碑。錄。名。始。於。劉。向。之。七。略。別。錄。其。於。強。勃。作。吳。

### 宋 濂

濂。注。見。第。七。

鄧弼。字伯翊。秦人。今陝西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紫色之稜角也。開闔閃閃如電。閃動如電

也。能以力雄人。言力大能雄長於人也。鄰牛方鬪。不可擊。不得以手解也。拳其脊。拳擊也。折牛脊。仆地。

牛倒於地。○市門石鼓。市井門前。有石為鼓。十人舁也。扛拍弗能舉。兩手持之行。力大二證其然好使

酒。倚酒使性。謂之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應使酒句。○以上一

日。獨飲娼樓。娼妓之樓。蕭馮兩姓。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以其疏武

拒之。竭力謝絕。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謂逃亡也。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以

見輕賤為苦。故不能忍。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寫狂一層呼酒歌嘯。以

為樂。○寫狂二層酒酣。解衣箕踞。兩足如箕。狀踞踞也。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寫狂三層兩生雅也。常時聞

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喻輕棄之意。今日非

速請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唐置集賢書院。知書官八人。分從君問。言

聽君提即不能答。即作如字解。當血是刃。謂自殺也。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也。節取七經數十義。詩易

書與春秋三禮為七經。條舉叩也。之。弼歷舉傳。如易。魏王弼。晉韓康。伯注。詩。漢毛亨

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漢何休解詁。公羊傳。詩禮春秋左傳。俱唐楊士助疏。正義。不遺。

一言。不遺落也。復詢歷代史。自黃帝以下歷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上下三千年。

纒纒。連也。不窮。弼笑曰。君等伏服乎。未也。猶言。兩生相顧慘沮。顏色悽慘。不敢再

有問。按此亦未必有之。弼索酒被髮跳叫。淋瀝盡致。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唐人語。

歷倒元。白句。古者學在養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天地之間。今人一服儒衣。反

奄奄。氣無也。欲絕死也。徒欲馳騁文墨。以文墨傳。兒撫。如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

可哉。語極謾罵。然不失。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下媚。足不得成步。言甚

措之狀。亂失。歸詢其所與遊。常友。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極寫天才。以上敘鄧之文。

夫相比。文筆恢張。泰定末。元泰定帝。德王。按元史諸王表。有不知是否。此文所指又致德和。

元年。陝西行臺御史為馬札。執法。御史掌糾察百官善惡。西御史臺。元官名。即陝西

西語道。行臺。弼造書也。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守門。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

耶。秦地四面有關中。連擊踏也。倒地。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隸役。摔入。手持而。欲鞭之。弼

盛氣。聲厲。曰。公奈何不禮壯士。謂不以。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指日。尙未臣順。

間者。頃。駕海艦互市。通商。於鄞。今浙江鄞縣舊。即不滿所欲。不滿意。出火刀斫柱。殺傷

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射擊也。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已甚。此事未見元史。蓋自世祖

征日本敗後。元廷於日本交涉事。俱諱而不言也。西南諸蠻。當指安南。緬占城。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車以

為蓋。黃左纛。左以雄尾為之。建於車之稱制。天子之與中國等。禮也。天子尤志士所同憤。

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語出景延廣。景為五代石晉少帝時同平章事。討告契丹去。臣稱孫契丹怒詰之。景晉晉執有

十萬口。橫磨劍。翁若戰則早來。伐之。則東西為日所出入者。言陸地也。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

士。寫復氣筆。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驚怪之狀。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兵

長柄有刃。用以刺敵者。鼓譟。擊鼓譟。助軍威。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

圍。衝軍突出。潰陣。潰散。得保首領乎。謂不被殺。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需用曰。

鐵鎧。鐵甲。良馬各一。雌雄劍。相傳古者吳人千將。鑄成二劍。陽曰千。猶今言雙劍也。二王即命給與。

陰戒。私飭。善棚。同槩。才也。才。長丈八曰槩。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

府隨之。言凡行臺中。暨同。衆槩並進。即善槩者進。弼虎吼。如虎之吼聲。而奔人馬。辟

易。史記注云。人馬俱驚。開張易處。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滿天。雙劍。即雌劍。飛舞雲霧中。

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也。謹。喜而喧呼之聲。曰。誠壯士。誠壯士。壯士。應。不。法。禮。

趣合筆

命勺同酌酒勞去聲

彌弼立飲不拜○再寫

由是狂名振一時○狂字至比

之王鐵槍云

五代時王彥章字子明號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所向無前

三層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按時左丞相為塔什特穆爾與王有隙有嫌也格阻礙其事不

下使所上之章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極言猛勇不使立勳萬里

外乃槁死枯槁而死三尺蒿下指野處命也亦時也抑鬱不得用故牢騷尙何言遂入王

屋山太行山脈西南之一峯在河南濟源縣與山西垣曲縣之間為道士後十年終以上敘鄧以落拓不遇然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自秦定至順帝八年幾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

鳥燕也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極言荒亂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

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闕相如乃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也

## 第二十二

### 吳士

按史册隆平紀事張士誠有三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皆書生不知大計吳中有十七字諺云丞相做事專

用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處正學此篇或即指此○體亦雜記之類

### 方孝孺

略見第十八題注下

吳士吳蓋指今江蘇省言好夸言大言無實之謂自高其能自以為能力謂舉世莫及舉一世無能及之尤喜

談兵談必推孫吳。世孫武吳起春秋戰國時之善用兵者均著有兵書名孫子吳子後

上。遇元季亂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人本操舟為業元季亂起遂與兄弟

之蘇州破士誠稱王。稱吳姑蘇。即蘇州與國朝明人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

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近於粟帛莫富於姑蘇。兵甲莫利於姑蘇。國策文而較直率

然而不霸者。將之去聲統兵劣。無能也也。言士誠不能取天下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

戰而不知兵。不知兵法此鼠鬪耳。語橫絕是王果能將吾。自中原可得。世以河南北山

於勝小敵。明祖指何有。之何難士誠以為然。竟隨其術中言士俾也。為將聽自募也。招兵。戒

司粟吏。管理食粟之官實兼貨幣言勿與較贏縮。土之遭際正士之志得意滿時代

士嘗游錢塘。縣名今浙與無賴無職儒人無識交。遂募兵於錢塘。阿其無賴士皆起

從之。得官數十人。月糜粟糜費米萬計。數大不容以日相與講擊刺。坐作擊刺之技

容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設酒牛羊豕等食肉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言吳士

竊利祿。養私交昏饋李曹公。名文忠字思本明室勳臣之一。盱眙人。破錢塘。時吳守

兵。以城降。文忠之。士及磨下遁去之。故曰磨下不敢少。稍格也。拒鬪。蒐得。明軍所搜。

得縛至轅門。古者軍報以兩車相向為門，故曰轅門。今凡營門均假用此。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必推孫吳

絕句。○以上敘吳士下場，亦復尖刺之至。然不如此，令人警醒不少。結語峭。

右三篇各表見一時人物，大鐵椎武而不文，秦士則文武皆有實在本領，惜無所用，而吳士乃虛文偽武甚矣。人才之於社會國家，其關繫非細也。雖然，吳士篇用意獨深，少年志士不可不熟讀深思。

### 第二十三 許孝子傳

吳敏樹 見第七

許孝子。巴陵今湖南岳州府附郭縣。舊岳州府附郭縣。舊岳州府附郭縣。人。縣之學生。入縣學肄業，謂之學生。即通稱。附生或從古稱曰博士弟子員。名伯泰。

康熙清聖祖間人也。歲大疫，傳染病之流行者曰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今湖南省會，舊長沙。今湖南省會，舊長沙。

而病。伯泰馳侍疾。馳至長沙侍疾也。父病已，病已愈也。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可以

治疫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水名，源出廣西興安縣南，與灘水同源。東北曲折流至湘陰縣城西入洞庭湖。夏秋水盛，常患

風波，孝子由長沙歸岳州，溺死。風甚舟覆，故至溺死。洞庭湖名，為我國內地第一大湖，長二百

必道下湘江，入洞庭湖。中其夕，母見伯泰來，見也。飲已，以藥已。神其事也。頃頃，須臾

而汗出病大蘇也。復生呼伯泰。意謂伯泰已歸也家人告未至始言夢已乃知伯泰死

也。其後有音耗至始知實文簡潔無贅詞吳敏樹曰孝子之為孝也豈不悲哉方其

犯風泛舟意急歸誠不知擇。謂不知故擇穩妥之時而不願及溺以死魂魄。入母夢者即

分言之人之精神曰魂軀體曰魄猶切切以母病為急何其孝也。子鄭重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重

也漠然之貌若無有而許君獨至於此耶。之急赴一母病歎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入魂魄

再歎夫許君之孝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不幸以溺死不得生盡其孝

筆三宕筆悠然而止不復裝點他詞文品高潔在望溪惜抱之間

此傳僅一事實反覆咏嘆神理已足若俗手必敷綴他事成篇則孝子反失其

真矣

### 第二十四 沈雲英傳

夏之蓉 字芙蓉 雲英清江蘇高郵人 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 授檢討 後主正書院講席 著有半舫齋集

雲英者沈將軍之尊之通稱至緒女也將軍守備以官名後一城一堡皆設之其職漸卑

道州屬湖南張獻忠明季流寇之一後據破武昌省湖北過洞庭前篇注而西勢張甚

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戰木壘以木爲壘也殁於軍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

皆烏合如鳥鳥之集合喻無紀律也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

卽道州可完言各出死力以赴敵則道州必不破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掠也乎衆壯其

意皆曰諾尤光明磊落落直令偷生者愧悔欲死焉得不爲衆所心服城門開雲英

甲而馳言激烈士卒與空一城人奮挺木杖也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驚駭

蓋不料雲英之能出此也皆自相蹂藉足相蹂躪也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喪服

也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句愈見雲

英之不可及以上敘雲英擊賊事郡守明時道州屬永州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贈卹典也加雲英游擊

將軍賞其功坐父署守道州雲英會稽今浙江紹興縣舊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

祀麻灘地名在道州北八十里四時不絕以上結敘雲英後

論曰明季二賊豎謂李自成及張獻忠是也四訶四處訶擾也遂移神器帝位也時士大夫脅息被迫息

也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失其丈夫之志氣者鮮少也矣秦良玉明季忠州女子石陸宣撫其

衆自爲歷至崇禎間累著戰功官至都督督食事充總兵官以壽終明史有傳沈雲英之流解簪珥以珠玉爲飾也一奮賊氣

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吾國故俗。婦女不與軍旅之事。今沈秦二女。獨以戰功著聞。故稱曰奇。豈亂世陰陽之道。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歟。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之云。○結出作傳正意。

右傳女界之克自表見者。大義凜然。仁勇兼至。文之峻潔雅。與人稱。

## 第二十五

### 賣柑者言

柑。果名也。俗呼蜜橘。產閩廣。問。○此腐言也。文亦論說類。

劉

基

字伯溫。元季青田人。學無不窺。自號都離子。追贈太祖。取天下多所贊畫。封誠意伯。及正德時。追贈

太師。諡文成。

杭州。即浙江省會。杭。州府。今杭縣。

有賣果者。善藏柑。涉也。經歷。

寒暑不潰。也。腐壞。

出之燿然。也。有光。

玉質而

金色。其質如玉。而色如金也。

剖也。解剖。

其中乾也。

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也。

於人者。將以

實籩豆。古時盛列食物之器。曰籩。曰豆。

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云。銜。女。不真。銜。男。不信。

外以

惑愚者。不智。瞽者。無目。

乎甚矣哉。爲欺下。

文。俱根此發揮義也。○以上敘賣柑事。借欺字。

也。

題。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去聲。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

不足子所

交也。古所交通用。史記。景帝謂問亞。夫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

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兵符也。漢制。用之。調發。則用之。銅。坐臯比。比。讀平聲。即虎。皮也。以為坐褥。者恍恍。當作洗。洗。

洗乎干城。言扞衛城池也。詩云。越越武夫。公侯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孫臯。吳起。戰國時名將。之略。耶峨。高貌。大

冠拖長紳。大帶。者昂昂乎。軒昂。舉首貌。廟堂。天子發令出政之所。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伊臯。古名臣。陶。之業。

耶。言文武大官。俱不免為欺。以求售於世。盜起而不知御也。治。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斃

刑壞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言不事事。安坐素餐。費倉廩之公粟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仍

說。醉醇醴。味厚。酒也。而飫也。飽。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取。應。出。之。輝。赫。赫。回。

兩相照耀。文有聲光。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東。結。搆。緊。稱。意。不。外。溢。今。子。是。之。

不察而以察吾柑。解。嘲。實。則。借。以。洩。忿。耳。語。意。淺。露。非。作。家。所。許。然。初。學。易。解。固。未。

可。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東方朔。字曼倩。漢武。帝時人。善滑稽。隱語。滑稽之流。豈其憤世。

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本意。結出。

### 第二十六 與宣仲濟書

#### 歸有光

○此書贖類中之一體。蓋同輩行相往還也。試字熙甫。明崑山人。善屬文。世宗嘉靖十一年舉鄉

官長者稱震川先生。南京太僕寺。有震川文集。

有光頓首。書牘中致敬之通例。近世多用。在牘尾。仲濟足下。通稱友人。據異苑始。於晉文公稱介之推。自足下之寓居吾崑

山。蘇崑山縣。今江蘇縣。僕始得一見。以為温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

為此。即向所見宣生之姊也。互證。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蓋仲濟自撰。烈婦行狀。其類也。

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左傳云。古有三不朽。節烈即立德之類也。

及烈婦行狀。由來交際。僕自稱。向許作傳。前曾許。以作傳。因循未及論次。之曰論而次。第茲當遠

役。遠行。須俟少暇為之。○安頓作傳事。一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生死之際。能不

此理在天地間。昭昭也。耿耿也。不滅。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文家

凡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假。謂借也。借重於人也。○不求人之傳其名。向與浩卿名語及旌

表。謂朝廷褒榮。以旌表。烈建坊。題名。令人憤懣。憤。恨。煩。悶。也。當時必有請求旌表。而為

史稱。使按御。徒知藉天子命。倚朝廷。作威福。或作福。寧復知紀綱風化。四方傳云。理

俗之化。紀綱之為。綱。此紀綱。猶言綱。常風。化也。為何物也。此亦非一日矣。言不自今日始

然龍逢比干。二人古之忠諫。被殺者。龍逢。姓關。夏桀者。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

忠臣不待旌表。自能流芳百世。則烈婦雖不旌表。何害。人去草草。不能詳言也。明當奉晤。晤。謂相見。不一。

第二十七

五嶽祠盟記

宋建炎四年金兵政常州宜興岳飛自廣德之移

作當在已復建康後按年譜建炎四年五月復建康六月平

叛將威方岳到行實編年言王此時澠血警衆士皆感泣則平

號桃溪岳王曾館其家匾文於廳事其文與此少異同今

用以參校惟岳飛字鵬舉宋相州飛陰人南渡初金兵肆徵欽二帝

主和議誣以謀反被害孝宗朝道諡忠烈祠

自漫鈔本中原板詩云上帝板板反也蕩詩云蕩蕩上帝鄭箋蕩蕩法也夷狄交侵漫鈔

無能不及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余發憤河朔北言也起自相臺即相州前彰德總髮東

也年幼從軍歷漫鈔大小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漫鈔本直不黃龍府也洗蕩巢

穴漫鈔四字亦且快國讎之萬一漫鈔本萬一今又提一旅漫鈔本孤軍振起宜

興漫鈔與字建康之戰漫鈔本一鼓敗虜漫鈔本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漫鈔本

寶語句盡異豈後人有事故且養兵休卒漫鈔本以待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漫鈔

聖下復作如或朝師取故地再予版籍他時過此勸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

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河朔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即所謂直搗黃龍府是也。金上

京地。今吉林。書境內。盡屠夷種。迎二聖。謂徽欽二宗。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

余之願也。以上陳將來之願望。河朔岳飛題。近人林畏廬評云。此不名爲文。但名爲一團

便不是矣。按此文但分二段。音節自相起伏。

### 第二十八 英雄之言

羅隱字昭諫。初名橫。唐季時錢塘人。吳越王錢鏐辟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著有江南甲乙集。等書。今所

傳者。羅昭諫集。又譏書。

物之所以有韜不露。晦不自顯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先哲所以戒自韜晦也。○防上總

提挈。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情以禮自持。不肯縱

勳。不肯徇欲。以辱身。二句乃不恆其性耳。盜亦未嘗無此心。與此節。特不能保其

君子之行。所以異乎盜者。乃不恆其性耳。性見利而動。臨患苟免。所謂小人窮斯濫

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也。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書湯誓云。有夏

蹂躪也。姓遺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猶云姑不論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

劉指漢高祖猶則曰居宜如是。高祖本紀。沛縣成陽。繼觀秦皇帝。楚籍。西楚霸。則曰

可取而代。曰：項羽本紀始，始皇游會稽，渡其口，曰：毋妄言，族矣。臆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上○應蓋以視其靡曼也。著修驕崇也。尊貴然後生其謀耳。言純出乎貪欲之私心，與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言劉項夙稱英雄，其甘心爲盜，猶若是。况尋常之小人，小耳。其心實無異也。○意義純，是以峻宇逸游。游觀美其屋宇，不爲人之所窺。思奪之，而從竊鈞者，誅竊國者，侯語脫胎。是以峻宇逸游。游觀美其屋宇，不爲人之所窺。思奪之，而者鮮也矣。○以上二語結收，回應。

文意有兩方面，一則戒得志者不可驕盈，爲人所窺，一則挾不得志者窺伺之本心，純係假公濟私，前意是賓，後意是主。

### 第二十九 左忠毅公逸事

字遺直，明安微桐城人。嘉宗初授御史，與楊

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後與漣同下獄，被害時，魏忠賢用事，

免忠賢誅後，贈右都御史，弘光朝諡曰忠毅。○此書事體亦雜記類也。

### 方苞

字靈皋，號望溪，清康熙朝桐城人。舉進士，後放歸名

南京。李文貞公嘗稱之爲學行踵程朱之後。文章在

### 先君子

望溪先生父名仲舒，字逸巢，以隱君子名。與嘗言鄉先輩。同鄉里而輩行在

左忠毅公視學京畿。近京師曰畿輔。蓋指左公督學河南時也。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微服。闖入

古寺廡下。廡。下也。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稿也。公閱畢。即解貂覆生。忠毅自解貂裘覆生。為掩戶叩

問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公字靈之。大興籍。實河南祥符人。崇禎初登進士。歷官至

以當南北之衝。與四鎮聯絡。力圖興復。卒乃為權臣擊肘。悍將跋扈。兵及試。按臨也。

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注。注目也。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左公使史

也。妻曰。吾諸兒碌碌。無能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以上敘左公與史公遇及左公

下廠獄。左公與楊公俱上疏劾其大罪。忠賢等乃誣以受楊。竊能廷弼。賄下獄。追比時天

啓四年十一月也。至明年七月二十六日。與楊公同為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闖指魏

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音庖。烙。炙也。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

泣謀於禁卒。守監獄之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平聲。更。換也。敝衣草屨。背筐。負竹筐。手長鏡。除器

為除不潔。假扮掃地夫役。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炮烙刑。以不可

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蓋聞奴使酷吏許顯純。必致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泣聲

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為魚。開。失。其能力。故。乃奮臂以指。撥眦。音資。撥。開。眼。皮。始能見也。目光如炬。目光如炬。火也。

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謂輕蹈危險地。天下事誰可支拄者。語不及私。至今猶如見其人。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搆造蜚語以陷史公也。

吾今即撲殺汝。左公語止此。因摸地上刑械。用利作投擊勢。史噤。口若閉。不敢發聲。趨而

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公往探事一片陰森慘

嗽之氣。真寫得出。而忠義凜然。躍躍紙上。恍如觀名伶演劇。悲憤 處令人始而髮指。皆裂。繼乃涕淚交下。詰責數語。能有左公生平崇禎末。明烈皇流

賊張獻忠。明季流寇之一。與李闖齊名。燦爛四川尤盛。至人民殺戮殆盡。出沒蘄。蘄今蘄州及蘄水二縣。黃黃州府。今

屬湖潛山。桐上屬安徽省。間史公以鳳。鳳陽今縣。廬合肥縣。道析數府。為分巡各道。故

有分巡道等官。奉檄。奉上官文。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平聲。更。代也。休息。而

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軍中記時。更鼓也。移則更番代。每寒

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寫得精刻。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

下。恐愧吾師。指左公。也。師口吻。乃史公治兵往來桐城。當日由江上往。廬鳳必經桐城。必躬造左公第

候太公。太母。左公尙有堂。起居拜夫人於堂上。史公以上敘左公身後。余宗老塗山。同輩

行最也。按高者曰宗老。塗山其別號也。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以

事來

### 第三十 吾廬記

魏禧 見第二十

季子禮。即先生弟和公是也。性慷慨好遊。歷閩粵。涉伊水。經鳳滁。足迹徧天下。卒年六十六。既

倦於游。南極瓊海。瓊州在南海中。古珠崖地。明清屬廣東省。置府。今西圖譯作海南島。本黎人土著。中有五指山。氣候已入熱帶。四時炎暑。北抵

燕。即指明清兩朝之京師而言。今北京順天府。又直隸省。亦簡稱燕省。古燕地也。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勺庭為叔子所築。左肩為屬之

前隅。左方也。翠微峯記云。構草堂。阻石為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峯名。今江西寧都城。四十

里。叔子文集中有記。址最高。羣山宮。爾雅云。大山宮小山。釋曰。宮猶圍繞也。之平疇崇田。平原之田。及參錯。參伍錯綜

也。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十里。故視勺庭為勝焉。於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松受松

風有波濤聲。故曰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俗名木筆。同花。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為

檻。聖以泥塗。飾曰聖。以蜃灰。蜃蛤之大者。其殼燒為灰。色白。性燥。與石灰同。光耀林木。以上敘吾廬之綠起及其建築。客曰。斗峻

崖壁峭絕也。與陡斜並通用。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謂貸錢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

乎其將懷安。論語云。士而圖居。朱子注。謂依所便安處也。也。法華左氏極肖。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瘴癘

謂有山精靈氣及之鄉蹈不測之波謂季子浮海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

至則颶風颶音懼海中大風也夜發屋壞其屋宇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

尸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上泣一字對飲食自

若也及其北游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為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

皮言饑民掘根剝皮而食盡之也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歷寫南北冒險之狀刻心採

笑了之一則以季子竟至燕一句收住客有讓也責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

又惟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游遲遲往同往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

笑談應字上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胸有定識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危而游與

舉債而飾其廬一也如言兩事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志字亦為適性終身守閨

門之內選奕能即巽儒無趨却欲前又蓋井而觀腰舟而渡言俯井恐墜必作蓋以掩

迴搖蕩落水至繫腰於舟然後敢渡極言膽氣之小造句奇雅遇三尺之溝則色變

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強勉上聲之適江湖反面託起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

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椎席寫俠士行徑有聲有色不眉

之活現呼。若。是。者。吾。不。強。之。使。守。其。家。○前兩笑字俱有者落然則季子雖死亦自隨

愉也。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滕文公篇下引此語。叔子用為志字之根。蓋

外。固。不。足。為。道。耳。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音為。之。而。吾。何。暇

禁。謂各行其志也。○以上借客難發。由季子為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心慄不敢起。

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闔門而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再之

實之。余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以上回應談。廬既成。易堂諸子。及彭躬庵。邱邦

易堂諸子。號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為之記。○結作

涂氏評云。記吾廬只數語。通篇却全寫季子生平胸次。文字便活脫不羈。其著

眼著手處。別有懇到。慎勿作逍遙游齊物論看。按此文純係至性人語。並不專

為季子寫慷慨磊落也。讀者勿徒以貌求之。

### 第二十一

#### 賈誼論

誼。漢洛陽人。世稱賈生。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

與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為長沙。拜。王太傅。帝後。思之。召

室內。問鬼神事。至夜半。始罷。嗣。拜。王太傅。帝後。思之。召

憂。王墜馬。事。自傷。無狀。常

蘇軾見第四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輔佐王業以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上揭出一篇柱義自用其才四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即欲遠不所就者

大則必有所忍即必有忍其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泛論

人亦有如賈誼行徑者為立竿見影法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論高踞題竊立愚觀賈生

之論如其所言疏治安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僅為大中然

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即一頓挫仲尼聖人子一證據歷試於天下

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即楚時昭先之先使

國楚以子夏名姓卜商申重也繼之以冉有姓冉名求二人皆孔子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

其勤也第一得君勤孟子去齊子兩證據三宿而後出畫齊邑猶曰王其庶幾召我

見孟下篇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第二愛君厚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

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見上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

第三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以上歷引古

才至此一欲為。若買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言買生欲得不

厚。愛身不至。故云不能。用漢文。○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絳侯周勃漢沛

回顧上自用其才。句活潑。軒騰。○屬大事。又言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既佐帝定天下。惠帝朝。為太尉。及諸

呂叛。勃握北軍卒。誅諸呂。迎代王立之。即文帝也。帝始至渭橋。勃跪上。天子璽符。灌

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嬰漢睢陽人。漢高帝定天下。封穎陰侯。後與周勃

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言向非親戚

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可謂上治安疏。言臣竊惟今之時勢

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也。從容浸漬也。漸入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

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

痛哭哉。貴倒買生。覺治安等。屬無謂。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名平。戰國時楚

湘死。縈紆鬱悶。憤高起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生哭泣歲餘

死。是亦不善處窮者也。自根不能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

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買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生不能上痛惜買

以二句作總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段引孔孟途今人相比較。與前

是故非聰明睿也。深明。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就。顧到漢文一有方面。亦自不肯屈

之慮。文情周到。古今稱苻堅。前秦主。得王猛字景略。前秦時為丞相。呂婆樓之於堅。遂大

傳。本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堅見孔孟自謂如劉玄德之遇。彼其

匹夫。指苻。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能。用。賈生。一語。雙。關。得。妙。不。愚。深。悲。生。之。志。

故備論之。本意。揭出。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介不取。意。一不

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補。寫。人。主。當。憐。才。之。意。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仍

歸結到本身。雙管齊下。深情遠想。無限低徊。

賈生多才。卒遭廢死。為之君者。乃漢文也。故抉其病原。在疏間舊臣。動輒痛哭。而不善自用。一語破的。末段補責漢文。兩面俱到。

### 第三十二

### 鼂錯論

漢。穎。川。人。學。主。申。韓。為。太。常。掌。故。遷。太。子。家。令。號。智。囊。數。上。書。言。邊。事。皆。見。嘉。納。景。帝。立。為。御。史。大。夫。主。

譏。刺。七。國。七。國。反。被。誅。漢。書。有。傳。

### 梅曾亮

見。第。三。

量錯以術數。曰：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又引公孫弘曰：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違授景帝。漢文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吳王濞

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景帝三年，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七國郡縣

印。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景帝乃誅錯。帝用其言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

為名，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怨家賣

嬰，因薦爰盎，盎言惟誅錯計可以謝諸侯，錯衣朝衣，斬東市。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

○總挈一句，跟術以盜之術。錯為人峭直，刻深而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

字斷定全篇主義。疑我為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乃也，是不愚人若也。哀哉。○以上言錯作法

長公魯隱昔范蠡。字少伯，本楚人，事越王句踐，與文種同助霸業。既以計然名，研周

師也。蠡既雪會稽之恥，蠡歎曰：計然之策，越用其五之術，教句踐夫差困於會稽，後

而得志。今吾欲用之家，乃至陶治產巨萬，為朱公。之術教句踐，夫差困於會稽，後

計取勝。蠡曰：越王為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即今

始皇名政。始皇用尉繚。周戰國時尉氏人有賢名，當魏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

也。窮困易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音如惡獸，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立即

若丸之走阪。委地。其君不惜出肝肺相結。音最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

易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好為過計哉。○一彼知非，雄猜深阻。陰險之人不能行吾術而

不。作。言非疑詐險之人不能信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

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量錯之智乃不知此以上引范蠡尉今以受特知蒙貴幸

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去聲衣斬東市錯傳中語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倉猝不雖

商鞅衛孝公封於商助韓非戰國韓公子所著曰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

教之也定斷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意回以上申釋作法自斃或曰

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違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濞謂白首十年六舉事不因

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為功言以所殺多寡比三百

石以上漢制縣長秩五百石不滿三百石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皆殺無赦有議詔對反

旨詔及不如詔奉詔者皆要腰斬見吳王濞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為功言舉國

為孤注藉以圖功業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言志在討賊斷不求苟且息然則其誅

錯者何曰兵之微權言微妙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眾故王敦字處仲

兄解兵以周顛字伯仁戴淵字若思敦舉兵反時疏以誅劉隗才協為名及入石頭始

蘇峻字子高以庾亮字元規國乃內徵為大司農峻不受命遂反以誅亮為名李懷光

本姓茹。渤海棘鞬人。父為朔方部將。賜姓李。以盧杞。字抗。朝命以誅盧杞為名。而七國則以鼂錯。晉不去

周顛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敦謀篡未成。而死峻敗於義興。被

鼂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筆。否則說煞矣。然彼所恃以

為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引晉唐故事。證去錯為待敵之微。樞。鄧

公官謁者僕射。見景帝言誅錯是為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語見錯。嗚呼。帝

特以錯為餌。如釣魚。敵具耳。何悔之可生。言此悔字亦僞。以上足上文語氣。或曰。

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名榮。初適嫡長。去太子也。栗

姬廢。為長公。尉郵都嚴訊之王。恐自殺。亞夫。周勃子。即討功臣

也。七國平。而亞父死於吏。因事為人告謀反。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

比也。以上更推進一層。言錯縱無七國。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到底窮。曰。削七國

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為之用。極寫景帝之術。詐所以切錯前之

深意。可謂萬鼎。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戢。就意作

結。回應首段術字。局法。謹嚴。而又軒豁呈露。

此篇以精刻鞭辟勝妙在一語不拾長公牙慧蓋主意純從史稱景帝天資刻薄句來固不嫌其太傷忠厚也讀此乃知前人窠臼固不足限文人之筆

### 第二十三 鼂錯論

蘇軾 見第四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勢空而起高踞顯強  
 言大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兩句開起而強勉上聲為之則天下狃音鈕  
 也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兩句闕仍暗指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此比錯為能  
 出身為天下犯大難○去聲患難也以求成大功○三句一篇關鍵探此固非勉強上  
 也○此句着眼以求成○折到大○一段總冒純用立竿見影法天下治  
 朞月也○一年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以上到○指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或本作於天  
 帝○指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七國指削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有辭於天  
 下○所謂出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欲居守使他人任其責○暗指使天則天下之禍必  
 集於我○暗指景帝誅錯以上一段是釋上文連前兩耳昔者鼂錯盡忠為漢○始入謀

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與上篇錯教之也。句同為實錯。而此係側重錯。一面說機軸自爾不同。一句斷定全篇俱從此句。

發關。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三句同一提筆。與仁人君子句同。一健筆。言惟堅

忍不拔。故能從容收功。昔禹之治水。鑿龍門。

山名。決大河而放之海。○借禹作證。意伏下徐字。反照下驟字。

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

皆言水之難治。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常。然事至不懼而

徐○一徐字。着眼。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

○一驟字。着眼。削之。不能徐為之圖。其為

變。豈足怪哉。

其不能前知。錯不於此時捐其身命。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

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

○一居守出錯。破綻。且夫發七國之難者

誰乎。

○提筆緊。一欲求其名。應前求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以

至安較易。

去聲。知也。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

惋而不平者也。

雖純從臣節上說。然情理却自如此。即非君臣亦不應已發難也。當此

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

○承上遞下。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

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遣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

○此句申釋上文。見

其自取禍。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

火入水。厲。或本作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

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間。去哉。却好將正意。取仕。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非專爲錯論也。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到底跟定柱義。責錯之不自將。收足出身。犯難意。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收上錯有以取之。句作結。○以從畫策處折到錯事。結有連神。

此篇以平正謹嚴勝。但就事實上發揮。而不於題外覓意。反覆辨難。一線到底。○梅作因避前人窠臼。故刻意避熟就生。與長公命意固自不同。讀者兩玩之。可以悟文家之樹幟法矣。

## 第二十四

蓋山餘霞閣記

山在江寧城四十餘里。北接四望磯。迤連石頭。接盧龍山。蓋音讓。俗作鉢鉢。清

梅曾亮

見第三

江寧城山得其半。

江寧城自東北迤邐西南三面皆山。覆舟關其後。便於人。去城市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磯拔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

而適於野者。

之得郊。荆惟西城。蓋山。善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

而關於其巔。

山切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昔可遠望餘霞。故以爲俯視花木。皆環拱。

周匝也。

升降。

高下也。草徑曲折可念。猶言可人意也。居高望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人升從下。

高樹葉反在其足下故如飛鳥之度於枝葉上也。西面城。淮水即秦縈繞之。江自西而東。青黃分明水青界

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也。言如大圓鏡上。一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

如人立。炊煙上升為積氣所壓則黑。影森立不散。遠望也。微風繞之。左引

牽引。右挹也。注。緜緜緜緜。連絡不絕之貌。風甚則煙散。惟微風則上。浮市聲。○從炊煙

聲用一淨字。非精於體會者不能有此妙境。近寂近處而遠聞神妙如南華。○以上寫餘霞景。好語

戊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言各有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

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去版壘水而導之者也。源似之。非可枝枝節節而為

亦非可微。故善為者有所待。中有養氣之說。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左傳云。太史

氣變幻之。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不窮也。故善為文者無失其機。有

待。一無失機。語。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也。焉。到閣字

可而於餘霞二字。如讀名家畫稿。純乎神韻。遂書為之記。以上借論文

### 第二十五 餘霞閣記

管 同 見 第六

府之勝萃於城西。城四有百頭三山之勝故云萃集也。由四望磯。磯在江寧城北十三里西臨大迤

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益山。益山者。以主作寶。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

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第一級益山。山之側有菴曰四松。以四松得名。又引出一寶。其後有棟宇

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林竹。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麓山麓。又不得登陟

而見江山之美。以上於級四松第二步然皆無足取為餘霞預占地步。吾鄉陶君叔姪

兄弟率好學。樂洛音。山林厭家宅之喧闐。闐闐木鼓聲。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為閒暇

讀書之所。簡潔不支文章正範。由菴之後造也。曲徑以登。徑止為平臺。由臺而上。建

閣三楹。殿後也。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為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四望接桐

城姚郎中為命名曰餘霞之閣。蓋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說來章法絳密。

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歷如繪與前篇渾寫大意者自爾。

不同。而筆致平實。尤便初學。凡人多為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指四松菴。示其可共諸

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或此下是駁。是府也。六代。吳東晉宋齊之

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認認然。瑛屑顧。必專據。

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全篇實有辯論於今日

此篇敘事詳明，議論宏碩，對前篇而言，猶孟堅之於龍門也，可稱能品。

### 第三十六 歲暮別諸生

歸子慕

有光子也。有光詳見本冊第二十六子。慕字季思。萬歷時與無錫高攀龍最善。

惻惻。別離。懷。不可道。臨歧。但依依。常恐語言多。貌勝中情微。

惻惻。別離。懷。正取勝而中情反覺其微薄。此非惜別之貌。○四句言別離之情。語長心重。感茲寒色厲。北風吹爾衣。歲暮家室情。各

各念爾歸。家室之情。不得已。歲暮各有羣居。雖云樂。人情諒也。難違所患。不同心不

患相見稀。即孔子所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二句尤精刻。尼父也。孔子重久要。曰久

謂要不忘平生之言。雖久而不忘也。如醴。禮記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

經義為證。言止在羣居也。勗也。哉。儀法取先民。雅常道庶可幾。先哲庶幾可及於常道也。

一片至情而衷於至理，不徒昵昵作兒女慰藉之詞，故為可貴。此師生感情之

正軌也。

第三十七 登泰山記

儀馬第伯封禪記云上山至中觀去平地二十里山於歷史上最爲有名

姚鼐字姬傳號惜抱清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刑部郎中

天下學者稱惜抱先生論者謂方望溪文以理勝劉海峯文以才勝先生能兼之至三君皆籍隸文桐城故稱桐

惜城派云著有抱軒集

泰山之陽曰汶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流至泰安縣治東南合西流其

陰濟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分數道平行入海東流陽谷言山陽谷皆入

汝陰谷言山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一統志云在肥城縣西北五十里最高日觀峯

在長城南十五里以上總冒泰余以乾隆清高宗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

雪歷齊河長清兩縣名屬山東省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即指古長城所在至於泰安是月乙

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此路有丹壁懸崖謂之紅門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以石疊成階級

平坦可登者名磴其級七千有餘舊云至頂四十里三百步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鄆

道元字善長北魏涿郡人平生好游歷著有水經注四十卷所謂環水總名中谿因其土築王母樓俗呼梳洗樓

水橋又南過封祀壇東則河淤伏流也。余始循循中谷而登也。以入道少半即小越中嶺俗名

黃峴嶺土色黃赤異他處又名中復循西谷上納龍峪之水經黃峴嶺為黃四河東

歸汝總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艾崎水自北來西折而南曰明堂泉其入道有

天門見史記封禪書馬第伯記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撤今所經中嶺及山嶺

崖限當道者言有崖限者世皆謂之天門云凡自南麓登者自岱宗坊四里至一天門

南至二天門再上經快活三里五大夫松小天門十八盤界仙坊凡十七里至道中

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言雖平坦之石亦及既上蒼山負○不用積字雪明燭也照天

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山名詩云徂徠之松山如畫而半山居也傳留霧若帶然

登○以上寫山奇景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亭在德星巖玉帝觀待日出大風揚積雪

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寫雪稍見雲中白若撈菹博具也斲木為子一具五枚

其制同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

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絳赤色皜白而皆

若僕僕俯也謂皆卑亞於日觀峯也○以上戲亭西有岱祠即玉又有碧霞元君祠

祠名碧霞靈佑宮。祀之原始。其說不一。或云黃帝所遣玉女。皇帝行宮。即清聖祖康熙時及高宗

乾隆時所建。有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高宗年號以來。其遠古刻

盡漫失。可辨也。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廟碑刻古蹟。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

少圓。色狀。石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狀奇絕。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寂。冬山幽

嚴寒。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以上寫雪。回應上文。剛寫積雪。句益奇。橫注

筆法簡短。錯落風格絕高。桐城姚鼐記。

諸家言泰山者頗夥。難得遇雪。更難得日出奇景。文以全力摹寫。可稱三絕。

### 第三十八 論養士

蘇軾見第四十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此周平王東遷以後。為春秋。又云。魯史記之名也。孔子作春秋。自

稱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士招致而祿養之。通稱。自謀夫說客。謀夫。即策士。詩

記。翻生常為說客。談天雕龍。史記孟荀列傳云。談天衍。雕龍奭。蓋指騷。文也。堅白同異。趙

公孫龍。善為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言武士也。史記屢言學擊。雞鳴。孟嘗君

度國谷時未至客有能為狗盜已獻昭王矣客有能為狗盜者乃竊以獻幸姬願之

徒莫不賓禮靡衣華靡玉食珍益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平數以上總挈越王句踐

有君子六千人國語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魏無忌魏公子封齊田

文即孟嘗君趙勝原即平黃歇即楚春呂不韋秦相封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

人六萬家於薛孟嘗君封邑齊稷下齊有稷門或云稷山談者亦千人史記稷下學士復魏文侯名

曾事子夏禮段干木有好事賢之譽燕昭王太子丹昭王名平身厚幣以招賢者築黃金臺得郭隗

士欲報秦使荆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供賤皆天

下豪傑見史記本傳贊語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橫田儻田榮弟齊既滅橫懼誅與徒屬五

之五百人聞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總束度聲入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任俠為奸故曰姦民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以上證引諸侯卿相養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破的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如鷹隼昆

蟲之有毒螫音失如蛇也區處條理言以條理約束之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

去之使誅戮則無是道也下文即就此發揮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

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探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天

生民而與以秀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不養人。謂如農工勞動者皆役人以自養者也。美傑出之委質也

謂役使他人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統

論四者待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禮記學記云古之

學為先又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漢制守令得自

往由此。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魏制州郡皆置九品中正官。選擇人物。以學行之

行。隋唐至今。指宋出於科舉。隋煬帝始設進士科。以詩賦取士。後世進士。此其鼻雖

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以上引歷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

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有維持大局之關係。正

力耕以奉上。皆椎魯也。愚蠢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無秀傑此其所以少安

而不即亡也。以上引六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李斯有諫既并天下。則

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專信法律而不信用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

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始三句述故墮名城。如收六國都邑為郡縣。徒殺豪傑。如

六王誅其大將。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

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項後部音禍。面也。音枯。槁其項黃瘦其面也。以老死於布褐。毛布賤者服也。乎抑將輟

耕太息以俟時也。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與人傭耕。轅耕之壘上。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笑之。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以上

言秦不知養生之關。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指智勇辨士。有以

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據○憑空尋出證。設想甚奇。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

之。不知其將噉人。○奇語。辟易千人。想見筆墨飛舞。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正所以回。顧住。愚始不

能免。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史記本傳。豨嘗過趙。趙相周昌見豨。嘗過趙

隨之者千餘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吳王濞。高帝

既封吳。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淮南侯。並爭於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諸侯。游士奇材。梁王子出。入言警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

至。魏其。竇嬰。竇太后從兄子也。景帝時。為大將。武安。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武

名士。家居者。貴之。上所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

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以上引漢事證。若夫先王之政。則不

然○出一句駁倒引曰君子學道即今日言教育人才則愛人小人學道即今日言教育普及則易使也二

煩子游述孔子語謂愛人則不鳴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決以上括出根本解

通篇以先王不能免一句作主所敷陳皆治標法至結尾始指出治本法即注

重教育普及意

第三十九 書貨殖傳後但史記貨殖列傳多用跋而書後則參論事或論史

姚鼐十見三七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述貨

其所蔽也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辨之云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賤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差賤

市者蓋自傷特以贖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余謂不然俗論柱

定已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言君不能安寧沈靜清無校較

於物之盈絀也多寡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言禮俗之弊壞乃令其民仿效淫侈自君

好貨崇侈靡不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言不仕而僭於君長又念里

巷之徒逐取十一分中取一分貨物於十行至猥賤古者重士輕商故云與現在重

之。而鹽鐵酒酤均輸。漢設鹽鐵官專賣鹽鐵。又有權酤法。由官釀酒。禁民私利。又於各縣置均輸官。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官商大買。無利。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差也。貫而自蓋字至此直。故其言曰。善者因之。

其次利道同導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原文。○以上就本傳內看出發憤意來。撤夫以

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古者帝王之治。可括於此二語。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

首。與民相競爭也。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也。費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

促。不終日之慮。○三句寫當戶亡。同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

以繩也。糾正也。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以上揭出史公作傳本

矜意語極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宕開一筆。另起下文議論。方秦始皇統一區夏。以天下

六郡。區夏。鞭箠夷蠻。鞭。南粵地。逐匈奴。故云。皇收雄略震乎當世。其伺睨也。窺探牧長謂鳥

也。畜至谷量馬牛。始皇令寡婦。世始皇為築女。懷清壘。事見本傳。之賞奉匹夫匹

婦。而如恐失其意。促嘗云。見屈原卜居注。噉汁。見史記魏世家。客曰。彼功勳者也。按引欲

申義猶指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上推以

論秦皇作結。無限感慨。末有商音。

第四十 讀貨殖列傳

惲

敬

字子居，清江蘇陽湖人。乾隆朝舉人。官知縣。善屬文。遊桐城而變其宗派。學者稱陽湖派。著有《大雲山房文集》。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一篇綱領。其一留侯張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

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

一報任少卿書。即司馬曰：究天人之際。董仲舒有天人三策。蓋通古今之變。此作表

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交互言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

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即循吏酷吏俠士為最著。大端一篇主義。在是

後文即發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循吏之吏。史記有傳。下同。酷吏之吏。依幸之臣。三途其

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儒雅之士為則歸遊俠。立氣節。作威福。結私交。以歸貨

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猶餘也為刺客。以劍術為滑稽。滑稽也。稽同也。以言辨捷

能亂同異也。或云流酒器也。巧言之人似為日者。占候卜筮為龜策。言卜筮非史公

也。皆畸零之人。畸零言其人數不定也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一句提出

上文通篇筋脈在此會。猶言聚也。易何以鍾伯敬名惲。明萬曆謂補平準書史記十一

賤平準者均天下郡國輸餉貴則糶之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  
之猶推想得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其語辭也○以上引鍾氏語駁  
確論也

右二篇一從意義上表章是政治系一從體例上發揮是學術系俱見才識

### 第四十一 書周官卅人後

而卅古礦字周禮地官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注云卅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 薛福成 見第二

余讀周禮夏

接夏當

官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

其地

注云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圖而授之注云教取

巡其禁令

五旬周禮原文乃知三代以前未嘗不

修礦政也

代修礦政引起一篇正論

假令古之聖王不以礦務爲兢兢也急務

則荆揚

州

二州名之金三品金銀銅也見俞

梁州之璆鐵銀鏤尙書夏書禹貢注雍州之球琳

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玉者

奚自而納貢

音以上各州之貢品皆係而大宗伯春官見

之圭璧璋璜琥

五種玉名著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玄璜禮北方又奚自而給用哉漢書地

理志州郡有銅官鐵官者凡數十處

設官監理迄於唐宋未嘗不開采五金晚明以

後始漸廢不講耳。歷代開礦余謂數百年來中國礦政之大厄。厄難也猶有二則

明季萬歷年間之征礦稅也。初幾輔奸民怨恐中官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

河千戶仲春者請開礦助江帝許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首開畿內命官領之嗣及

四出皆給以關防倘礦脈細微無所得勒民償之奸人又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

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逃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真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

脈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當時並未嘗察礦苗。外者曰礦苗集礦丁興礦利不過宦官四出

迫脅官吏搜括民財俾若輩盡肥囊橐而上僅露其餘潤是科斂。科派而收也非開

礦也。一則光緒初年華商之集礦股也。西洋諸國興辦一事有立公司招商股之法

當時風氣初行於上海凡稍通聲氣之商人及無業游民動輒稟請通商衙門允其

開礦遂藉為集股之徽幟。猶俗言招牌也數十萬金一朝可致彼方恣其揮霍飲博聲伎窮

極奢豪或僅聘一礦師入山探視或遠購機器未及半途而商本早罄矣是售詐。其

欺詐入也非開礦也中國之礦閱此兩大厄於是上之有權者不能不禁開礦以邀

時譽而慰輿情下之有財者相率視開礦為畏塗不敢稍出其餘資以博後效而中

利者。攘臂抵掌。與高采烈之狀。高談礦務。惟開平之煤。直隸○在直隸灤縣。礦分三處。曰唐山。曰林西。曰西坑。礦夫約六千餘人。

產煤極佳。清光緒四年。李鴻章奏設公司。漠河之金。十尺長五里。初為俄人所據。獲利甚

厚。清光緒三年。李鴻章奏設漠河金礦。稍著微效。其餘則皆已覆轍相循。

金礦公司附近。又有觀音山金礦。漠河金礦。稍著微效。其餘則皆已覆轍相循。

後車隨之。傾是何也。彼但知視開礦如掘窖。地中曰窖。而不知視開礦如耕田也。警○奇

今即有一最旺之金礦於此。噫。如欲設立公司。則購地。故須購。有費。開礦有費。

有費。必須深開。鑄鍊有費。五金皆有雜質。必加鑄。運兌有費。非運輪兌換。不為功。製機器

費。即辦事局。雇夫役。工有費。必須一一詳審。措注。俗言。合宜終歲勤劬。通校。同

入始獲。稍有贏餘。羣商糾也。集貲本所獲不逮什一。什母而之。利偶不節用。而折閱

得穀。良礦。一日不挖。鳥括切。音幹。則不能得金。江源。此指長江之源。之沙燦然多金。

貧民淘沙者。竭終日之力。所得之金。往往與為耕農為工藝者相等。甚且稍不逮焉。

此亦造化自然之理。不明斯道。則敗矣。能抉出。采礦之原理。令一般作掘窖之妄。

或

謂耕田之利最微。若開礦僅如耕田，亦奚以開礦爲哉。此問正俗人心，應之曰：此乃所以爲天地之美利。 易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國家之大利也。夫開一礦，仰食謂中

營業謀生活者者不下數萬人，或數千人，果能養數萬人，是不啻得十萬畝良田也。能養數

千人，是不啻得一萬畝良田也。田○跟定視開礦如耕，當此人多田少，民窮財盡之時。

安得廣開諸礦爲天下多擴良田乎？真致資良策○以上申必能如此。然後窮民有

衣食之源，而禍亂於是乎不生。既得關係開礦如耕田之真諦

礦產則可以杜絕外人之窺伺，美利之保全者多矣。而國家於是乎不貧。鍊而神理完足，益見識力。

### 第四十二

### 蒯通論

爲說客武信君武臣用其策降燕趙三十餘城，韓信

亦以其說定齊地，通嘗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 管 同 十見第六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爲楚所困，韓信方定齊，求爲假齊王，高祖用張良計，即立信。

說信令嘗漢有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卒不可言。漢之爲漢，誠未可知。無枝詞

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擊殿倒通說夫秦自陳涉以來，二世元

以閩左戊卒起兵於嶺為最先發難

俊雄豪傑。魚鱗言其多也。雜襲猶言雜沓。颯風暴風。至而雲起。戰鬪所傷。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

項兩雄。去聲。歷也。

戰乎滎陽。今河南陽縣。南滎。水名。俱流入賈魯河。在今河南。其東有京水。鎮閭。丁壯苦

軍旅。老弱罷同疲。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入聲。骨於中野者。不可勝平數。

其為禍也。通又自言之矣。通說信曰。初作離時。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

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血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洛。岷山河

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席勝利。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

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曠。饑饉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

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

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後謂執勝執敗。然為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

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鬪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

之以亂。通曰。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乎楚。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

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鬪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

仁也。仁字合上段為一大段。或曰。生非為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進一君

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爲焉已耳。言專爲一己。名利起見。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

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去聲。再也。說信以擊之。韓信兵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生說下齊。信欲

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載。

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

去聲也。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信。不宜出此。通奪齊之

計。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裨闔之徒。無恆產而無恆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

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秦用蘇秦。語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

不利其合也。說客無遺精刻。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入聲。量也。委質。去聲。同營。

事。漢不過與陸賈使。漢初楚人有口辨。常居高祖左右。時天下初定。南粵王趙佗未服。賈說之。佗稱臣。賜印封爲王。賈以功拜中大夫。賈時前說詩書。

故。凡十二篇。號曰新語。隨何。漢初人。官諷者。往說酈生。齊既下。轉信兵。又至齊。王以

已烹之平原君。朱建。楚人。初以諫黥布毋反。封平原君。後爲等故樂。音洛。天下之瓜分。

成。則遂危言。慄辭。危懼之詞。以觸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寫得通鬼賊之至。其陰險叵

音頗難。測也。測蓋雖高帝為其所欺。辨信臨刑時。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計。帝聞之曰：是齊

也。通曰：徇各欲非其主。豈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不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而況

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旬旬爭欲為陛下所為。願力不能可。彈誅耶。乃較之。天下

其下焉。高帝謂不如者與歟。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為其能以排人之難也。用魯仲高帝

雖雄心猜忌。蕭相國用召平。尉既誅韓信。拜何為相國。衛諸客皆賀。獨召平用召平者。故秦東陵侯

也。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守衛。以今

者淮陰。新反。有疑於君耳。非以寵君也。願君謹封勿受。悉以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

說。鮑生。君位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君初入關。頗得百姓心。今尙得民和。上所數

賤。冀資以自污。上心必安。何從之。上大說。地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

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謂使與楚漢不聽而遂無復計。恐乃陽狂為巫

是使世之為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誠愛信句。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

者。抑何其不義也。義字着眼。○以上言通不義。合上段又為一大段。

### 第四十三 與友人荆雪濤書

于成龍。字北溪。清山西永寧人。順治間。以副貢知廣西羅城

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羅城縣清屬柳州府北接貴州。土司。土官也。明清時。授番民

土環繞山如劍排音險水如湯沸指溫湯泉熱水蠻煙瘴雨山川濕熱蒸鬱之氣北

人居此生還者什不得一二土民有豸獠狽四種本獸名借以名野蠻種族狼音

別種由湖南蔓延兩廣狽音令獠音之種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時明永

亡廣西初成龍以十八年之至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為親故者不以為故言將蹈險

順也不行次清源清初縣治屬山西同年清代凡同登鄉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

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入聲量古

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為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典也鬻田屋得百

金攜蒼頭僕也漢時奴僕以青布五人頗勇壯可資瀕音賓臨行族屬老稚相餞送

也祖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兒子庭翼為諸生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以田

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為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奮不顧身有暇死

風比足拜先祠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可吞豸獠而餐煙瘴

奇句也官前之豪氣未赴行及湖南冷水灘灘在湖南寧遠縣臥病扶掖陸行從陸路

之桂林舊廣四省城今謁見上官指廣西巡撫見羸弱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

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音阿也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以上敘將之官時

在路扶病狀忽作悔恨語亦翻騰筆也羅城與融縣亦屬廣西沙鞏一名沙拱塘在融江與武陽江會合處即融縣南境連界行至

沙鞏登山一望蒿音蒿也草滿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即指王之忠告諫爭之意如谷

不置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

草屋三間東斷隔斷也為賓館西斷為書吏舍中關開也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廨音解治官事之處

支茅穿漏言用茅支撐為屋面遇雨則穿漏也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

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家道

事及胸中若念歷歷如繪自是敘事正軌凡有陋弊清察釐革一統志言成龍知羅城縣事革重耗減鹽引招集流移勸墾荒田於是多所變革謂

能清理查察其陋弊而改革之也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猶言落魄也復何

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寧再三囑付也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

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他鄉即生亦何為特寫蘇朝卿一臆幸有此也上敘

初之官時困苦狀語語悚目當時通詳用公文通告上級各官廳曰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

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四僕來

又前後死其三人止存一僕。晝夜號眺。哭叫如風魔。瘋顛病也遂聽其歸。此僕與蘇朝、柳

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為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

猶撞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讎也。謂既無誨盜之物。又未嘗結怨於彼。則必不至為所害也。事至萬不得

已。則勉強為之。一統志又言成龍申明保甲。禁帶刀杖。申明保甲。所以稽查戶口。其獲盜果實。立即誅戮。自是寇盜屏息。

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謂無

跡。俗名無頭。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寫實

小試牛刀。恩威並施之狀。亦忠信可行。變領之鐵板。而地與柳城。縣名。亦屬廣西。自縣治西北至羅

十五里。八。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為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指上級輒以盜

案置之。以盜案多。熱視無睛。成龍思漸不可長。去身為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于公

力處在此二語。蓋此時一片精誠。并無心於為好官也。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剿殺。言與某鄉民約定練兵。椎牛

以椎擊殺牛。盟誓。古者盟誓。必取牲血塗而取其血也。盟誓。口以立誓。今仿行之。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即今之刻日。一日

期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也。量度功成。罪亦且不赦。言未經上官委任而擅自

但為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也。堅忍渠魁。指盜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

畜。性畜也。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以仍屬之。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剿滅。蓋獮人

不畏殺。惟以剝皮。剝皮實革。具人形以示人。此刑極酷。然待野蠻人不得不如是。為號令。而鄰盜漸息。以上敘剿

至是上官採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為多事也。竟不加見。擡事

止求其實。其他阻。力可無事。顧慮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百姓知信

用自堅。別無他。他術聯絡也。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非人情者必無大學問。土謠云。武陽岡

武陽岡在武陽縣北。六十里。三年必一反。比音覽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既和。謠言不驗。又

云。三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比同上及三年。又復去聲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

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結一筆。作一大段之

之薦章。薦保之奏章。遂有四川合州。即今四川省之擢。自數年來。本非為功名富貴計。止

欲生歸故里。事作追溯前日二食。或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聲上

也。長上。禮。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雖悲而壯。公生平不

不知杯中。之為酒。為淚也。尾聲。此舉羅城事。作餘波。回想同僚諸人。即諸死亡無一得

脫。輿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州之權句。益勵也。操守至死不變。此數

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點明寄書。○以上於赴蜀中回應羅城事作結。

富於冒險進取性質。必成偉人。此書最足發人堅忍耐苦志氣。

### 第四十四

### 瘞旅文

瘞。埋葬也。旅。過客也。○文體為祭告類。

### 王守仁

字伯安。明餘姚人。世稱陽明先生。弘治間進士。研精理學。以致良知為宗旨。與程朱異趣。而兼采象

山。故學者以陸王並稱。善用兵。討滅宸濠之叛。功最著。封新建侯。卒諡文成。著有王陽明全集。

維正德

明武宗年號

四年。秋月

即七月

三日。有吏目

官名。職之最卑者。

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

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

在貴州省修文縣。明置驛設丞。正德二年。陽明先生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驛至濬代。

已投宿土苗家。

貴州多苗民聚居。

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安

頓一筆

明早遣人覘視之。已行矣。

○以上敘吏目來而薄近也。切午。有人自蜈蚣

坡

在修文縣西。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吏目之死作羣搗。

語妙薄莫。復

同聲去聲。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變調。明

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以上敘吏目之死。念其暴

音僕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音本。即畚箕。鍤音插。起土之具。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意謂懼死。予曰。嘻。

吾與爾猶彼也。○傷情處只在此一語。二童惘然涕下。請往。然感動非學力堅定。信

未易得此。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瘞埋事畢。告飯三孟。飯音孟。盛

而告之。○以上敘瘞埋及祭告事。曰：嗚呼傷哉！繫音依。歎詞。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

先告以姓名。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先作疑評語。第一

步。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提出已。貶謫事。宜也。爾亦何辜乎？○繼作悲

二步。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同惡。或作胡。為乎以五斗

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更作絕。設身處地。語悽絕。第三步。爾誠戀

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同勝。其憂者。夫衝冒

霧露。扳音班。與攀義同。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

其中。其能以無死乎？○瘴癘固能死人。憂鬱之死人更甚。忽作詰責問導語。是第四步。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

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悲極之餘。責以自取。語語念及其子與

僕。婉轉情深。是第五步。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縱不

爾瘞。幽厓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毒蛇與妖狐。俱能食人屍。險怪能不致久

暴露爾。言暴露非足患。飽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言不忍不瘞之理由。○第一

步。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

○回應上憂鬱能死。人句現身說法倍極親切。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

悲矣。此非故作曠達之詞。乃從眞理上體貼出。解解幽魂第七步。

七○以上祭告文。作七頓挫。文情並茂。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指貴州省四境多山嶺。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

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言達觀者。隨寓而安。兮。奚必予宮魂

兮。魂兮無悲以恫。音通。言身雖處異鄉。總之同。又歌以慰之曰。例如驅賦體之重曰。

以長言也。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

子僕來從予兮。且處處貼已寫去。故爲情至之言。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有斑文虎類。

而乘文螭。音鷗。蛟屬也。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用遺述化外語。是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

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

兮。飡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莫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用

游安分語是慰之。就人言者。末復作規戒詞。精誠可格。幽冥此之謂也。○以上歌詞二闕。作結。文情悱惻纏綿。

# 第四十五 萬柳堂記

堂本元廉希憲別墅詳見記中

朱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清康熙間秀水人幼敏悟湛深經史金石之學應博學鴻詞科試授檢討廉書頗富

與王漁洋汪若夫閻百詩毛西河等齊名著有曝書亭詩文集

度入聲量 也 隙地廣三十畝為園京城東南隅 直入用筆老橫 聚土以為山不必帖 同

以石也 音音拂也掠也 溝以為池不必贅也 謂取舊有之溝拂掠石以

見荷完不 短垣以繚之 圍繞 之騎者可望即其中境 折也 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 行

也 上下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 以上敘起 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 字孔博

齊清山東益陽人順治三年進士康熙初魁拜用事公首發其奸天下稱其風節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帝眷甚隆而愛士出天性聞人有異才輒大書姓名

揭陸隅汲山引如不及士多歸之比告歸帝賜印章 取元野雲廉公謙游舊地以名之

也 之因善甫元長吾人侍世祖嘗以孟子性善仁義之說進世祖嘉 古大臣秉國政往

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 同 之緩

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 說得大 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 與柳子厚之

及蘇子美之滄浪亭記主義 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

區。世祖中統初元。議併京兆四川等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有劉太平及霍魯海者。以不便於己。遂反。捕得太平等。誅之。餘黨悉就範圍。詔以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秦

蜀。希憲復力戰擒渾都海等。梟首京兆市。世祖大。暇同盧。趙名孟頫。諸君子出

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今在宛平縣西南。草橋左右。當其飲酣

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野雲廉公嘗置酒萬柳堂。邀疎齋松雪兩學士。歌姬

元。遺山所製。俗稱驟雨打新荷。曲是也。姬左手折荷花持獻。右手舉杯歌之。松雪等俱賦詩見樂全堂。廣客談及陶宗儀輟耕錄。風流儒雅。百世之

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謂尚書。諫明弼諧也。盛際謀謨。內贊也。坐致太平。言遭際其勲業

與廉公等。此謂廉公宣撫隴蜀荆南。見威望著於方隅。而公澤洽天下。與廉異

一。廉公在廷日少。廉自隴蜀還京。未久。即行省荆南。公自翰苑入翰林。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謂此

二。廉公畏譏憂讒。廉初在隴蜀。為趙璧就王文統事。所譏問。且謂其得民心。宜關

其黨。廉不從。幾為所排。擠。然志行。而公一德孚於上下。謂馮見信於清聖。所遇之隆

有過於昔賢者。三。此謂與廉異。筆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廉同一筆。則異代同

揆。宜其曠世有契於心也。廉事比上。引馮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縣治接壤。馮益都人

接臨朐。故其別業。觀乎薰冶。治官所在。臨朐縣西南二十五里。海浮山下。蓋古之源。清泉白沙。

淪漣側坎也。穴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即別墅。謂游息之所也。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

辟。徑為草所蒙蔽。則當闢治也。辟同闢。石之戴土者當剔。石埋土中。為土所掩。故當剔除洗刷也。亭之圯者當葺。亭有圯壞。則當

也。修葺。公輟不治。顧專力於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大處

借治源別業為陪襯。是文之旁敲側擊法。入其門門焉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

庶幾物我俱忘者與。而引上承同樂句。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應博學鴻詞之試。至京師。

公傾心下交。貧者為致館。病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引起

人士歌感歌詩頌公難老。詩魯頌泮水篇云。永錫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

期公樂之而不去。挽合到堂并應。彝尊椎鄙。推樸。無文。獨未獲遊公之門。非有門

其為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啾啾也。鳴聲。翠陰之交。猶言春鳥秋蟲自作聲之意。謙詞有逸致。公之聽

之。未必不欣然悅於耳焉。結出作記意。有間情別致。與

### 第四十六 陳文長畫竹冊敘

魏 禧 二見第十

陳文長工字著眼。畫竹。余最愛之。題絕老橫。兩句點。余所居翠微峯。在寧都城四十里。金前

起百十餘丈。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石根拔起。牆立八百尺。其上生雜木數千章。梧桐、

桃李、橘、柚之屬。植無算。皆拱把。一兩手所握曰把。蔭高屋。記詳述奇景。獨竹不生。余

種竹死。而復種。凡又十數年。終不活。每以為恨。之。○以上從種竹引起。及余游新

城。縣名亦屬江西得文長畫竹歸懸勺庭。先生有勺庭記。所居室也。中而右岡所種竹已筍生。可盈

握。其後竹日益生。余日倚竹下。乃益愛文長畫竹。伯子評云。就種竹畫竹。隨意關生。

意極巧而文以奇氣勝。家伯子東房。伯子魏際瑞字善伯。先生長兄也。性喜畫。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見文長畫

竹。驚歎。謂觀其作葉。直是顏柳家書法。脫有生氣致。叙贊高。畫師為余寫像。頗似之。而近俗。文

長。輒畫小竹七八枝。蒙以煙月俗氣。頓洗。此段更就畫像作一。小烘托文氣乃益活潑。文長畫竹多形態。

册小。當恐不盡其工。許多議論許多感慨。往復迴環。深情不盡。然吾伯子自燕都

即清代京師。今之國都。還。相謂河北苦寒。都中諸貴人園亭。得數竿竹。以為奇玩。而前年有司

稱命取竹江南。窮山僻壤。驛騷。詩云。徐方驛騷。注。歸當。作驛。音驛。傳驛助也。無不至。余翠微峯頂竹。莫能

免。初之文中可考。見清。初之騷擾煩苛。今文長挾其册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宦京師。文長竹益工。好者

益遠。見其似而欲得其真。江南之竹恐以文長盡也。此數句宛轉關生。可謂含。縣遊於尺素。吐滂沛於寸心。文

長其無以竹游也夫之氣故就畫竹一發之時事胸中先有此磅礴鬱積也或曰世之好

似也久矣江南竹也根舉也土而之燕百無一得活者得文長畫縣懸壁間颯然

聲風雨也而風雨至煙雲愴怳迷離也猶出入庭戶即真種竹何異文長竹益工則江南

其可終休矣急急色點綴使人情移真有得於風人之旨愚按前段譏刺明顯若

再發揮必蹈文字之禍得此段一折即合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義文長為人良易也能文藻詞吳越多予知交又

人好奇必有知文長者予能將集作惟文長之所之也語却隔斷作掉尾杳然不盡

### 第四十七 竹溪記

荆川文集題曰任祿光竹溪記

### 唐順之

字應德明嘉靖間武進人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以逮壬奇禽乙盡能貫

串嘗取古今載籍割裂補綴成文武左右等編學者稱荆川先生著有荆川文集

予嘗遊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遠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

不能致者惟竹從無竹處說起吾江南人本意斫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購求

海外奇花石或萬錢買一石千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斬竹

句為薪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參伍錯綜之妙

然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以上就南北人受竹與否相反互見。宛轉關生。清利勝。嗚呼。奇花石

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指奇花石所盛產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

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更合舉江南京師人所同寶貴者。而亦窮其

而出無非爲竹之白。而有可寶貴者。占地步。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而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

又有甚於京師。○再幹旋京師一層更覺周匝。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跟上江南人語云人

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引俗語。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二句正面推

進一層。就絕徼海外立說。予舅光祿官名。光祿寺是九卿之一。清季始裁。任君治園於荆溪。本溪名。在江蘇宜興

縣南。源出無湖。下入震澤。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間竹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聞聲

謂予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花石之勝。○以任君語點綴。仍不脫章旨。可悟作家規律。獨此取諸土之所有

可以不勞力而翦然。生機鬱勃之狀。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卽指荆川先生。其爲我記

之。○以上用任君語出題。點綴生姿。之前數段。騰挪之意。至此方爲點睛。予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

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深人無淺語。昔人論竹。以爲絕

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仍不脫花石筆法。如子

子然有似乎偃蹇。高尙貌。孤特之士。不可以諧也。合。於俗。借竹發揮。意真切而文秀動。是以自古以來。

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君者。又應京師人。以見任。不過欲以此

鬪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任君亦江南人。獨知貴竹。則必有真賞與衆人

同。其為不知竹一也。更精此意。君生長於紛華。貴。而能不溺乎。不為紛華所溺。其中裘馬僮奴

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屏除。尤挺挺。竹字切。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

鬚。用前語。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謂必於竹中能得其神味者。即跟論。而舉凡

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

之。而後快乎其心。此處獨不提京師人。極處有斟酌。君之力雖能盡致奇花石。又曲一筆。而其

好固有不能存也。以上就任君知貴竹推論。又。嗟夫。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

哉。以偶語作餘波。實有無限感愴。蓋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又晉人語。吾重有所感

矣。慨嘆作結。神味淵然。

第四十八

左仲郢浮渡詩序

浮渡山名。在安徽桐城縣東九十里。一名符。又浮山。頂有三巖。及天井金穴諸勝。

姚鼐見第三十七

江水指揚子江既合彭蠡湖名即鄱陽之古稱在江西入境內長三百里闊四過九江名今

德化縣為江西潯陽江一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廣闊而其西自壽春古壽春鎮今

淮帶山夙合肥舊廬州府附郭縣治合肥縣是也南以傳同附淮陰一帶地皆平

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總名皖山在懷寧縣西北

連山而異名也司空在太湖縣北山極高峻山半有洗龍眠在太湖縣北有浮渡

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浮測注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

不窮江大河海灝大流勢轉起筆機浩論尤珍重耐人玩味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

山為尤衆上歷敘浮渡大勢作總冒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祕山音

水形勢皆發洩天地間祕其性情闔闢蓋指山水之常隱然與人心相通此言山水

之心理即鄙知道元所謂山必有放志形骸之外不拘為形骸冥合於萬物者能得萬物

靜觀皆自得也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

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音接目間耶言凡游者是否能得浮抑令其

竟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下○竭力點綴為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

而後發耶。言浮渡之抑遏幽隱或者正待能得其意者往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出

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以固將俱游引起余曰諾。以上就宋

盤旋為詩及今年春。仲郭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是○竟不得俱往迨其歸。出詩一

編。詩○出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浮渡灝江故有水煙雲林谷之相

變滅。上○更竭力點綴與上文隱隱相對蓋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回應

及余句。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與前節相呼非耶。詩○由來昔余嘗與仲郭

以事同舟。絕○忽又回引往事且插入自己所謂感不中夜乘流出濡須。湖○東源出

無為縣下北江。江自裕溪口以東折過鳩茲。古邑名今在蕪湖縣東四十積虛浮素

雲水鬱藹。夜○高江中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水中磧曰磯薄激也。涌

大魚皆砮。音畫然聲發。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暇。無事

當裹糧。以糧裹出遊北渡河。指黃東上太山。泰山見第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

指循長城。歷恆山。縣東南二十里其首舉在廣靈縣太行。北自平定縣南至晉城縣

其間有隘口二。東四通者曰井。太岳。山在山西。所謂壺口。首至於太岳也。嵩。南在河

封縣北。即世所稱中嶽也。古亦曰華。其南即盤屋。山形如削。而成。而臨終南。西在

安寧縣南五十里。自鳳翔縣連互。盤屋縣之南端也。以弔漢唐之故墟。皆漢唐建都之

地。然後登岷。岷山在四川之松潘。所出也。一峨。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山。小峨。三山

自稱。勝攬西極。透微也。西之浮江而下。出三峽。古以巫峽。西陵峽。昭峽。為三峽。江流最險

為危。濟乎洞庭。湖名在湖南。巴陵長沙武陵。首窺乎廬。匡廬山在江西。德化縣境。有牯

暑。霍。見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

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

者。○以上皆舊日情事。作波瀾。文境亦如游山。樹壑無盡。末句回應前段。妙。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

志。以閒聲執也。塞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仍就自己感慨。作結。情韻不窮。

### 第四十九 方山子傳

蘇軾 見第四

方山子。光。今即河南光州。黃。即湖北黃岡。及問隱人也。伏。○一句。少時慕朱家。漢初關東

貴。終身不厄。及郭解。漢初軹人。字翁伯。粗小精悍。始以游俠。睡毗殺。為人閭里之俠。好

俠。是一領。皆宗之。言近地游俠。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酒好劍輕。

段。一。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亭。伏下岐。相見。菴居蔬食。人狀。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

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伏山。見其所著。入聲。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

後漢書。方山冠。即進賢冠。以五采。戴為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以上敘出方山子。○余謫居於黃

州監稅。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姓。○點出。何為而在此。○驚怪。方

山子亦豐然。問余所以至此者。出。○緊接自己妙能寫。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

行寫隱士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描寫隱居之。樂。刻畫入情妙。余既聳

然異之。以上寫適見留宿情景。○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追敘

事時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去聲。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

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游俠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

成敗。自謂一時豪士。○方山子非尋常隱遁流也。○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

而豈山中之人哉。○法。○應前山中之人。○學步。○喚起。○有自得意。○然方山子世有勳閥。○音

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中○更從道敘而其家在洛陽。今河南洛陽縣園宅壯麗。與

公侯等。河北有田。指北河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一○再跌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

此豈無得而然哉。○掉轉自得之意。句有聲響。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狂垢污。故作癡狀。不

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作不凡語。歸結餘波宕灑。實烘托方山子之異人處也。

舊評云。前幅自少而壯而晚。一一順敘。中間獨念一轉。由後追前。寫得十分豪

縱。却無一筆與前犯複。筆法高絕。末言舍富貴而甘隱遁。為有得而然。足表真

隱士身分。

### 第五十

鶴嘆○文體為七言古詩

蘇軾見第十四

園中有鶴馴也。馴擾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猶言不願也。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

乎。○臆。讀以上四句。點出呼鶴而鶴不受呼。即不能言請對以我生如寄。良崎孤。音崎。音崎。音崎。

三尺長脰。閣瘦軀。○瘦。故云。閣。度。也。最。同。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娛。○大。節。君。

鶴子不可貨取。身分。係長公心坎中語。驅之堂上立斯須。○瘡。容。投以餅餌。視若無。不取介。

意。○禮記儒行云。儒有難進而易退者。謂不食利○以上四句寫利

鶴孤介作結以鶴自托。  
鯨寫鶴狀語有奇趣。

### 第五十一 書歐陽子縱囚後論宋歐陽修

龍啟瑞見第十二

歐陽子論唐太宗縱囚之事。○先提歐陽氏原作說起謂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中語善哉。

言乎。其於當世之情事盡矣。惜所以處囚者猶未善也。○先就論之精當語表揚一句然後批其隙而駁正之凡

翻前人論案竊嘗推而論之。以為既謂之曰囚。○認定四字今則決無可縱之理。○根

於理此理字最有力。歐陽氏但論情失之矣。者也。○已定後面便跟此發揮如歐陽子之言。上既失刑而縱

之。縱而來歸。則又殺之無赦。夫既存一必殺之心。則何必縱。既縱之而有來歸之義

則又何必殺。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尋源探本痛下鍼砭乃知古人立言正多破綻

駁第一而父縱之而又來則將何以處之乎。如因其實為恩德之致而赦之。則安知前

者之來為非恩德之致也。○此一駁真足令同罪而異罰。尚不可謂仁。○曲一今同

罰而異赦。○指前殺而後赦獨可謂之義乎。○精如又來而又殺之。是以民命為戲也。王者不

忍爲也。就必無如此刑法。○文歐陽子亦知其說之無以處也。而歸之於必無之事。夫

治天下者。安可因其必無而偶爲之。在歐陽子以爲必無之事。愈愈自圓其說。不知

假因必無而偶爲之。則今日之偶者。其果合於義耶。且安知天下之不倖吾偶。而以

爲常者例也。專制之主。言出法隨。一舉動。問天下將引。○無義不搜。然則如之何。曰。由吾之言。既

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復一筆。愈精確。可謂力持正論。立言者自應如此。王者之持政也。平。故致

罰。惟求其當。而不示民以可倖之恩。慮患也深。故用法必守其常。而不望民以難得

之事。好。奇。歐陽子亦云。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何嘗不持正論。但意中終存一

實。先。謂。生。此。籌。則。掃。像。浮。駢。獨。標。真。夫以至平之心持政。而以至深之謀慮患。則唐太

宗之事。固有所不行。去。則。先。將。唐。太。宗。撤。取。消。而。歐。陽。子。之。說。亦。有。不。必。用。者。矣。○繼。將。歐

則縱囚事無所用其商。然則偶一行之。終不可乎。○再。就。歐。陽。氏。可。曰。偶。一。行。之。是

待今之縱者。則爲寬。而視他日之刑者。則不恕也。故論處囚之道。必歸於無縱。而後

可。○結。清。作。意。下。語。如。鑄。讀。○書。得。問。於。學。者。最。有。益。

### 第五十二 說居庸關

在直隸昌平縣西北。關門南北相距四十里。兩山夾峙。巨洞中流。懸崖峭壁。稱爲絕險。呂氏春秋所

亦論辨類之一也。歷代視為要隘。○此

龔自珍字璣人號定庵清浙江錢塘人道光己丑內閣中書官至禮部郎中有定庵詩文集。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即談形勢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句調脫胎孟子言疑

可守也。何以疑若可守然。日出昌平州。今昌平縣舊名州。昌平縣西北二十里。歷

太行疊嶂奇險天開。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輾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實同其間。如因兩

山以為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複筆成趣。○以關凡四重。南口者去昌平縣下關

也。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為之城。一統志云自南口

水流焉。道出其上十五里為關城。即中關也。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一統志作

志作八里為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為之城。一統志作

彈瑟峽。又七里為青龍橋。道東有小堡。又三里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

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按一統志南口至北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

疑若可守然。又復一筆。文氣奇峭。○以上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同南

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以上述關城之形自入南口。城贅以石砌也。入

有天竺字。今之印度古稱天竺其字即稱梵文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

修。入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又一種流水齧吾馬

蹶。猶言浸也涉之。蹇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洑。伏流也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入達嶺而窮。○

流。水狀態。綽約有奇致。句法尤葱倩。入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桑欽水經。隰餘水出居庸關東。下流入於沽河。或稱榆河。俗曰富河。自

入南口。木多文杏。果木名。二月有花。淡紅。色甚美觀。蘋婆。俗謂稱類果。棠者一稱棠棣。花美。梨。果名。二

紅。白淺。皆怒華。同花。自入南口。或容十騎。去聲。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

以。即駱駝。蒙古常。與余摩肩。擊音相切近也。○肩摩。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衝騎而過。致

余亦。擗之也。○以鞭打。蒙古帽墮於橐駝前。○以趨語。趣事。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也。蒙

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謂古代置居庸關之緣起。即所以。余江左

南。士也。使余生趙宋。止於河北。世目尚不得親燕趙。安得與反彘。○蒙古人多反者。相

擗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蒙古王公。世臣。僕於清廷。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

歲克西克騰蘇尼特。○內蒙二旗名。克西克騰一旗。係昭烏達盟之一部。俄河魯科爾

部。其地即遼上。皆入京詣理藩院。○專任滿人。凡蒙古西藏青海事務。俱交馬云。○蓋其

一統志。克西。特。貢。道。由。張。家。口。入。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

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公滑稽列傳。古趣益然。余歎。

曰。信若是。是有間。聲去。道謂小徑也。矣。自入南口。不窮。與前四疑若句。相對照。四山之。

陂陀。高下之。隙。陀。即隙字。謂陂。有護邊牆數十處。問其民。皆言是明時修。已多矣。破壤。

微也。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

世與凡守關。以為險之世。有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此。○定庵文。往往有奇氣。如。

驚人。自非凡庸筆墨。○以上述南北口間。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盆道。關。○外。

去路作結。不着浮詞。

### 第五十三 記新疆邊防二則

○此係筆記體。亦雜記類也。最能助。人。流覽之興。而遺聞軼事。裨益良多。

紀 昉 四。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目。錄。提。要。一。編。分。支。別。派。

學士領提綱。少保。卒。諡。博。官。至。大。

伊犁城。府。屬。今。新。疆。書。舊。名。伊。犁。中。無。井。皆。出。汲。於。河。一。佐。領。旗。將。軍。或。都。統。副。都。統。以。每。

下有參領。佐領等官。曰戈壁。蒙古語呼沙漠皆積沙無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苟其下

無水。樹安得活。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修綆。長繩也耳。如古稱雍州土

厚水深。語出左傳。按古雍州今陝甘兩省地。然禹貢言雍州兼及渠搜西戎。則亦及西域矣。灼然不謬。後烏魯木齊築城時。今

新疆省迪化縣。按清乾隆時平準部於天山北路築城。烏魯木齊河上因名。置副都統駐防兵焉。鑿伊犁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

流水。然或雪消水漲。則南門爲之不開。言山水將灌城。因城門以捍之。又北山支麓

逼近譙樓。城樓也。設鼓柝。邇者於此。登岡頂關帝祠戲樓。則城中纖微皆見。巴公彥弼。副都統鎮

守時。參將海起雲。請於山麓築小堡。爲犄角之勢。巴公曰。汝但能野戰。殊不知兵

言但知野地作戰。不知攻守之形勢也。北山。山在城北。故曰北山。雖俯瞰城中。然敵或結柵。樹木以立營柵。可築礮臺。仰

擊。火性炎上。勢便而利。地勢逼近。取準。取中之也。亦不難彼決。不能屯聚也。參熟於地勢。

之放能言。如築小堡於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守。爲敵所據。反資以

保障矣。言所築之堡。設爲敵兵所據。彼反得。以爲保障之具。不如其無。諸將莫不歎

服。因記伊犁鑿井事。并附錄之。形勢末總結。政守

戊子。昌吉。舊城守尉駐防處。今之昌吉縣。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乾隆朝定準部。後大興屯。於昌吉設官董理之。以八

月十五夜

中秋佳節

犒諸流人

乾隆時新疆初定多安置調戍罪人及俘虜總云流人

置酒山坡

男女雜坐屯官醉

後逼諸流婦使唱歌

屯官以俘虜待諸流人且去京師遠往往貪婪淫縱無所不至此特其一端也

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

劫軍裝庫

藏軍裝器械之庫

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

溫福滿洲人時

為鎮守都統素不知兵後死於木果木

時班兵散在諸屯

分班調駐猶唐人之言番兵更番調上也城中

僅一百四十七人

然皆百戰勁卒

皆滿兵視賊蔑如也

溫公率之即行

以上敘恃

勦卒倉猝赴敵

至洪山口

在迪化縣城西北守備在都司下

劉德叩馬曰此去昌

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

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

源出雜哈克里特山北流折西經昌吉縣西北境

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

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

形勢看得準說得響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

與料敵有卓見

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

洪山口有陡崖險阻可藉賊不知多

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為守反勞為逸賊可破也

見胸有成竹溫公從之以

塵氣雖不過千人望塵氣即知兵多寡然皆亡命之徒本係罪人俘虜必以死鬪亦

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擊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

馬逸則人亂矣。擊馬計不擊人而馬是第一步。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

可用。今之兵士。機有此通病。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鳴者。手刃之。擊馬又須有命中之法。是第二步。俄

而賊衆槍爭發。坪旬動。音辨。煖槍。彈聲也。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

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在是是第三步。舉旗一揮。衆槍齊發。賊馬果皆橫

逸。縱橫也。四自相衝擊。大功即此告成矣。我兵譟譟。譟也。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歎曰。劉

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踰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

溫福雖無學識。至此亦不能不服。劉德然數語。或係曉嵐先生裝點。否則捷報胡不能縷述曲折。至與事實不符。耶。可見當日軍中欺蔽之甚。○以上敘劉德臨陣鎮定計

畫井井所言無不中。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三句述記事

鄭重陰含感嘆史筆也。

### 第五十四

### 李斯論

周未遊上蔡人曾師事荀卿。後至秦。因文信侯呂不韋

止且大用。遂爲丞相。始皇三十四年。上焚書議。坑諸生於咸陽。及始皇崩。趙高用事。忌斯。乃告其子。由三川守謀反。及權

重不法事。二世下斯獄。榜掠備至。斯誣服。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姚鼐 見第三十七

蘇子瞻東坡先生志林謂李斯以荀卿名况趙人也之學亂天下是不然起引蘇氏語

語極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秦亂非斯力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斯未嘗用以

上斷定綱領案理當秦之中葉也中代孝公即位得商鞅衛庶子封商君任之鞅追溯商

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此史無明法令設告坐之過鞅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

降敵匪茲與而禁遊宦之民令大小膠力本業耕織致粟多者復其因秦國地形便利

秦地表裏山河關中天府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

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此句補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

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

士有上一段引證此兩句如斯逆也迎也探始皇二世之心爐竈用筆警捷非是不足以

中去聲謂如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掃去三代

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且所不去者醫學禁學士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滅三代法

而尚督責。斯上書二世論督責法。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

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以上釋一筆意更刻。○君意。○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既

仕則必正。義而行之也。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

疾首。頭痛也。頻蹙。蹙。額也。愁也。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言心未嘗不知其君

惜心非口是也。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諒。誤在諒字。我之無可奈何於吾

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去聲。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此容字在。可以免也。○兩層

人心事。如見肺腑。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

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晏然無與者矣。○先用陪襯作一波折。謂有爲李斯所爲而不

受李斯之禍者。如孔光。史事不少。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趙高

李斯以專權。乃使二世不見大臣。而設計誘李斯進諫。二世怒。高又誣斯子咸陽市。盜

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易。履卦。三爻

居高位。擅作威福。卒罹於凶咎也。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以上歎小人禍

推勘盡致。史事燭然胸中。引易意。暗解本文。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承上段再推進一學。未聞

為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

惜抱先生尊崇詩禮殆亦祖述荀卿者故為之竭力辨護雖然長公所謂以荀卿之學亂天下語亦未能合當日

秦廷之情勢者也。○此論荀卿述先王而頌

同訟說文爭也言儒效雖聞擊有得失而大體

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

○點出正意為荀卿辨護止此以下便雜引史

事充體據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再引商鞅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楚遊宦

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

○更引二事相較謂

波瀾老成者也。宋之世王介甫公餘詳第三册第三編第三節

以平生所學建熙寧年號宗新法。

即青苗諸法其後章惇有紹述熙寧之意惇竟倡議詆宣仁太后斥司馬光為老奸欲發

其環於是遂引蔡曾布字子宣南寧人熙寧中王安石曾薦之及元祐末布贊張商

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章惇曾薦所嚴憚京再相遂遭貶謫蓋新法中之賢者也蔡

京字元長福建仙游人初附司馬光及十年後京忽搆麻風氣主張紹述其之倫曷

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惜抱達者不隨俗儒喋

荆公比荀卿學識眼光卓雖開百年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

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好從世好者一即指小人諛國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

哉。以上慨嘆作結。神龍掉尾。

### 第五十五 五代史宦者傳論

代史薛居正等撰。新五代史即修撰也。此宦者傳後之論。即史論體也。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晝。教之。世稱賢母。修為翰林學士。旋拜參知政事。文章風節。名與司馬。

溫公范楚公碑。魏公相伯仲。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有文忠全集。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案是用比例法定。於此法一。

起挈總綱。蓋其用事也近狎。而習慣其為心也專一。而忍陰忍。以下兩句。總寫宦者能。

以小善中者中的也。射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信。第一善。小待其已。

信。信字。直接。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第二禍福。一折補筆。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

主以為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近習。為可恃也。無益。第三碩士。故前

後左右者。日益親。親字。直接。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親信之。勢孤

孤。孤字。直接。則懼禍。禍。福。應上。之心日益切。親信之。而把持者日益牢。應。安危出其喜

怒。喜。宜者之。禍患伏於帷闥。習。句。應近。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禍。福。把持。第

四步患患○直○接○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前○段○掉○轉○緩○之○則○養○禍○而○益

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去聲禍福把持至此象雖一折有賢智不能與謀變至大

臣盡與其難可謂烈矣第五步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專忍極高故其

大者亡國董卓因而墓唐千古同轍其次亡身唐之靈宗敬宗而試而使奸豪卓朱溫得借以

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宦者之害至此此前史所載宦

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應前自古二字總兜一句以上自蓋字起一氣轉折

竟包括一部宦者歷史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

然也一又一步說履霜之戒不可不慎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

一悟音碎也持而去之可也且回應起段女色章法森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

有不得而去也把持一大段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世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

卒而幽之於少陽院共立太子裕其後朱溫盡殺宦官而昭宗故曰深於女禍者謂

此也可不戒哉致意也名論卓然千古龜鑑

第五十六 用機器殖財養民說按此文庸愈全集編入海外文編係

國機器製造之盛，而因思移易中國之工藝，故著此說以諒國人，惜當時風氣未開，罕能實行也。

### 薛福成 二 見第

凡人用物，音求也。其質良價廉，音物之材質求其良美。此情之所必趨，勢之所必至。

言大勢必歸之自然之理也。非峻法嚴刑之所能禁也。用刑法禁遏而非令名美

譽之所能勸也。用名譽勸之如保守為美德。非善政溫辭之所能導也。以政府訓令等

勢之傾向新機如故。○以上總不隨之轉移。而西洋者以我國處東亞往歐美則必渡洋

工藝日精，製造日宏。也。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在此。而自享貨流。流通於市財

聚。積聚於肆。彼此交便，理無不順，所以能致此者，恃機器為之用也。機器有機器則

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機器用蒸汽輪軸之力，可至數千匹馬力，則其力之大可知。十人百人之力所僅

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言管理機器則所成之物必多矣。

然以一人所為百人之工，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貨物之所以成

本重耳。成本之重，以人工價合計太昂耳。此不用機器之故也。如用機器，則昔再減

作二三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機器以減輕人工為目的，研求更進，則又

價益廉。爭購者益踴。然則論所成之物。一人可兼十百。增多一。論所獲之價。一人可

兼二三。利增多。二。加以四方之爭購。其物視如減十減百之便利。活程度增進。三。而

謂商務有不殷盛。○就資本。民生有不富厚。○就社會。二。國勢有不勃興者哉。○就富

力言三。以上三便利。乃生此三。中國人民之衆十倍西洋諸國。通稱四百兆。為

謂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生計。俾不能自食其力。此說現今漸變矣。西洋以善用機

器為養民之法。○挽上文一句。起下中國以屏除機器為養民之法。然使行是說

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則須機器始可造者。且以一人所為之工。必收

一人之工之價。○成本重。工價昂。則出。二。則其物之為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相

抗也明矣。○為價昂則購者自少。必。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并不能售於本

國。○商於家。難。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遂不自用其力。工

二。衰敝。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自供其用。而厚

殖。○生。殖。西人之利。○爭購外貨。金錢流溢。三。三者皆因機器。然則商務有不衰歇。對股

民生有不凋敝。○對富。國勢有不陵替。與對者哉。○三。段富強之反面。因以上三者不用之機

器之是故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皆饑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承上不用機器而實名為

調濟貧民其實困阨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謂不與他國通商五市嚴禁時代非所施於今日也

查薛氏此說作於清光緒十八年壬辰必也。此下入研精機器以集西人各國之長集聚也案所

兼盡人力。足不勝西人工者以收中國之用。酌量度事理變通務使物質益良物價益

廉如近年日本。小國名在我國之東合大之奪西人利者。日本自明治維新而後則以

中國之大。大於日本幾二十倍為世界大國何圖不濟余觀西洋用機器之各廠。謂出使時曾游歷

皆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得食○應上文調濟貧民賴以蓋用機器以造物則利

歸富商。財聚之效旬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西人應上厚殖利歸富商則利猶

在中國尚可分其餘潤也。利即餘也以養我貧民。謂機器之利富商實所以利歸西人則如

水漸涸而禾自萎。乾也穀未去也枯稿如膏油也漸銷也而火自滅○譬喻

言者矣。為結束識見洞達詞旨軒爽不事高論應用文宜如此

### 第五十七

### 養蜂

此寓言也體為論辨類之設論體與賣柑者言篇相近

### 劉

### 基

見第五二

靈邱古地名周時齊邑今丈人之年通稱喜養蜂點出直歲收蜜蜂所釀者蜂採取數百

斛五斗蠟蜂房置水中養而腹部分泌蠟質以為蜂房製蠟者取稱此音相等也曰

之於是其富比封君富而比於有祿位者曰封君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音基一月

蜂有舉族率其類去者弗恤憂也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子以上其陶

朱公即范蠡之齊周時國名過而問焉曰是何昔日之煖熇熇盛而今日之涼涼冷落也

由下文乃借隣叟發論其鄰之叟對曰以蜂謂因蜂衰問其故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

園有廬屋舍廬有守守護之劊剖木而空木以為蜂之宮蜂之居也不罅隙也無不漏孔

無孔其置之謂處蜂也疏密有行音梳過也新舊有次謂有次第也五五為伍

五五二十五如十人司之即守也視其生息周視其生調其暄寒調和其時其瑾發瑾

塞也發開也有天之寒則蓬其戶暖則開放之蕃則縱之析之蕃盛多也太多則寡則與之哀之與或聚之

哀聚不使有二王也蜂巢必有雌蜂一俗謂之蜂王其少數雌蜂但供生殖作用者

凡一巢蜂皆奉一王指揮去其蛛蜘蛛也善捕同蝥蟻也亦能害蜂古

彌其土蜂能害蜂蠅豹俗名蠅虎者夏不烈日冬不凝澌冰也不使巢飄風吹而不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出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一聽字領起之曰。異哉。○

起即如初淅瀝雨聲。以蕭颯。風聲。○聲忽奔騰。萬馬奔騰而砰湃。浪聲。○聲如波濤夜驚風。

雨驟至。且先狀其聲而後解其意。情景吻合。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音爭。金鐵相擊之聲。

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銜枚者。所以止誼諱也。枝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則不能言。不聞號

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以上提出聲字。由聽字領起聲狀來。連下三喻。長短錯落。虛狀秋聲。描寫盡致。余謂童子。此何聲也。

汝出視。○借視字。陪聽字作波。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夜切方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歸

不是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正出也。胡為乎來哉。○以上借童子口中聽出秋聲。點

領起全其色慘澹。煙霏雲斂。○寫慘澹其容清明。天高日

晶。瑩潔也。○其容寶其氣慄冽。砭音既。刻入也。人肌骨。○其氣寶其意蕭條。山川寂寥。○其意寶故其為聲

也。○主人淒淒切切。呼號奮發。○從其色。其容。其氣。其意。喚出其聲。文境何等紆徐。何等

草綠縹。音肉。繫也。而爭茂。佳木葱蘢。青色。聚也。而可悅。二句寫未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

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又就氣字。勸出聲字。○以上一小段實夫秋

刑官也。周禮。司寇掌刑。曰秋官。於時為陰。以二氣言。又兵象也。主肅於行為金。以五行言。是謂天地之義。

氣嘗以肅殺而爲心。禮記鄉飲酒義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天之於物，春生秋實。老過盛意，既故其在

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五音之商，主四方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十二律之夷則，爲七月令。商傷也。物

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以解詁作頓挫，文筆凝鍊。以上細寫秋之義，洗刷無餘，看似專寫秋字，實含聲之根據。

下文乃從秋字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承上草木句，遞入

本意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老子云：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

非一時也。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人或有時非秋而宜其渥然丹

者。指朱爲槁木，黝然黑者。指玄爲星星。頌白也。朱顏忽變而枯，黑髮忽變而白。

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若欲抵抗此憂思之侵蝕，必身如金石而後可。

木之秋，猶有定時，人則一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念此槁木星星，乃憂思所

達文情，緣遊沁人心肺。○若調若論，若感愴若噴。童子莫對，垂頭而睡。童子妙，但聞四

壁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又於秋聲中添出一聲，餘波濼濼，絕妙文心。

錄此篇雖係備格，然含喚醒癡人意。

中學校教科書 國文讀本評註 第一冊

中學校教科書 國文讀本評註 第一冊終

一百二十四